

184  
5  
265

東 京 圖 書 館

和書門

經書類

三四  
七函

九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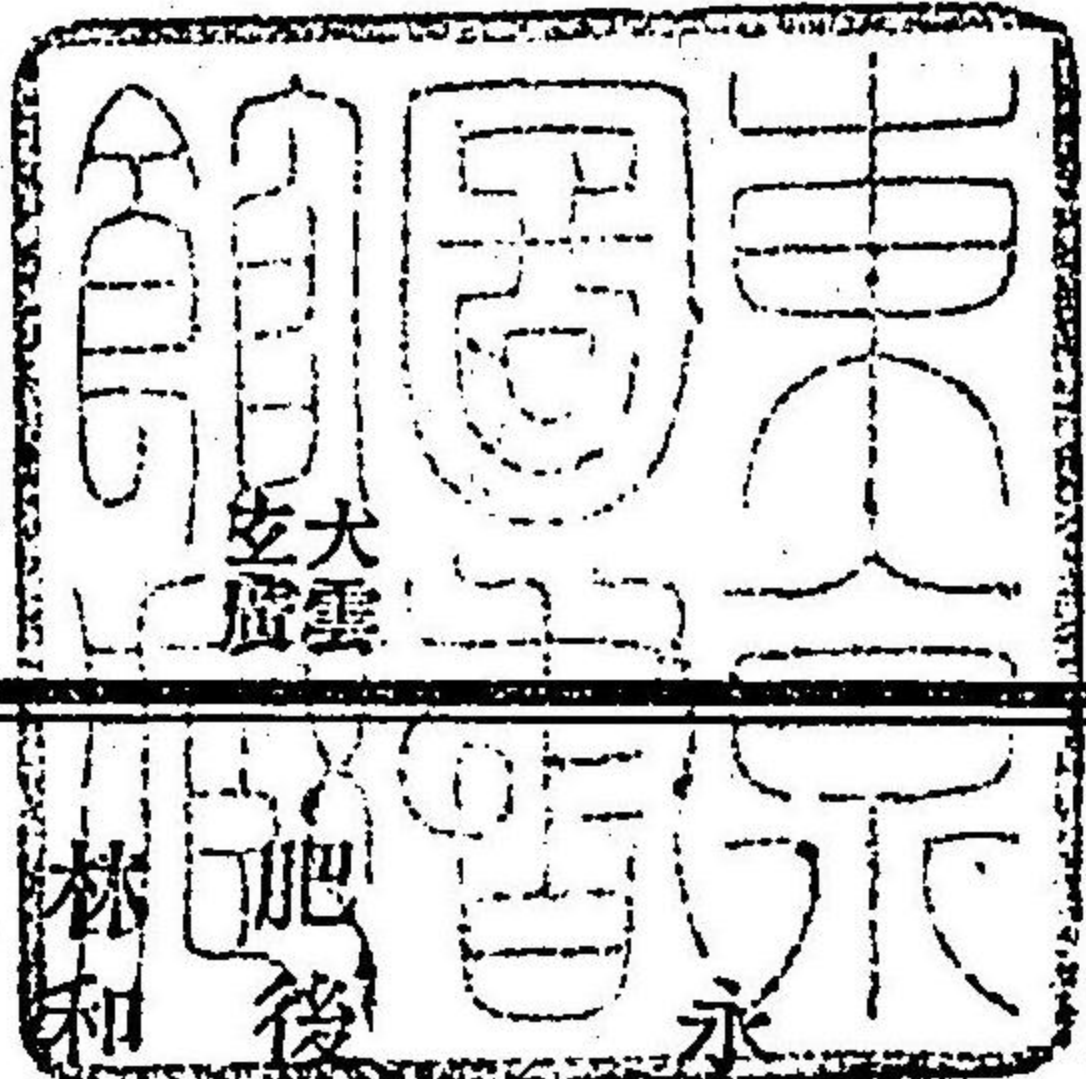
六五  
號

三冊

日本洞上聯燈錄

自卷十  
至卷十二





日本洞上聯燈錄卷第十

永平下第十四世

法泉明山春察禪師法嗣

萬年嗣祖沙門 秀恕 輯

肥後州大慈大雲玄廣禪師本州巨族生而穎異髫歲禮法泉定  
林和尚薙落林激以究明已事師因謝絕諸緣危坐蒲團足不越  
閭林將遷化以明山補其處師留侍偶入室山問如何是父母未  
生前面目師答曰鷄作鷄啼犬作犬吠山曰更須下這一著始得  
師密領其旨山可之命第一座及山告寂衆請繼席遷住大慈歲  
旦上堂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大眾喚什麼作  
不睡底眼喚什麼作不異底心良久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窻前猶  
點舊年燈晚退去廣燈菴一日集衆告辭語畢而化



雪  
補  
意

承天虎溪正淳禪師法嗣

加州大乘雪窻祐補禪師能州酒井人下髮於洞谷受具後歷參諸名宿罕當其意依虎溪於承天一日入室機語契合遂大發明後出世屢遷名利晚主大乘小參僧問德山小參不答語問話者三十棒意旨如何師曰隨邪逐惡曰趙州小參要答語問話者問將來此意如何師曰和藪賣麵曰和尚小參答語不答語師曰兩俱不是曰如何是和尙小參師曰買帽相頭徹通禪師二百五十年忌拈香石馬驟風過北淵鐵船棹月泛東嶺腐隨臭肉不能蓋籬外菊花撲鼻羶天正丙子四月十四日書偈而逝

耕雲周剛宗嚴禪師法嗣

奧州輪王天初藥源禪師奧州太守藤持宗子伊達氏黃門侍郎山陰之胤也稟性敏悟雖習世書無處俗意十五得度習教部非其

天  
初  
藥  
源

好捨之聞周剛闢化耕雲往依之剛與語大驚異之留侍左右朝夕咨叩盡發其秘明應七年出世與之輪王永正辛巳遷耕雲上堂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三世諸佛於者裏放光說法一切眾生於者裏生死出沒且道者裏是什麼若識得則不妨與諸佛同放光說法若不識得則未免依舊生死出沒大眾卻識得麼以拄杖劃破曰當陽打破大圓鏡無限靈光絕點痕汝等休誤向他覓人人脚下鐵崑崙晚退居光明寺大永甲申五月十四早辭眾書偈曰隨緣而化物能所如夢幻知生即無生涅槃亦是幻放筆而逝壽七十四

泉龍克補契巖禪師法嗣

參州仙壽山全久院光國舜玉禪師豆州人平姓北條之族也剃髮於里院參克補於參之泉龍補看俱低豎指話師體究之久矣

光  
國  
舜  
玉



日本清一略卷之十一  
一日補問曰子近日見處如何師豎起一指補曰不是不是他時入室更容叩教則因緣補不對良久曰俱低豎指意作麼生師曰不識補振威一喝師脫然曰蒼天蒼天補曰更道一句師又豎起一指曰蒼天蒼天補頷之付以永平傳來芙蓉楷祖法衣丹州刺史戶田全香居士就參之渥美郡建全久院延師師乃奉克補爲開山自居二世上堂法身無相豈守模範凡聖不二名大毘盧迷著諸有悟忘所無不住清淨不屬染汚內外無礙總絕方隅正恁麼時著本有佛性之寶珠也無良久曰參室中間衆曰雨打石頭意旨如何衆下語不契自代曰動容揚古路不墜悄然機嘗作克補贊曰妙容不動威音外大用現前興化門道種猶餘玉田裏異苗繁茂秀乾坤享祿辛卯住遠州大洞歷主參之龍溪泉龍次創參之安養信之瑞光爲藝祖晚到濃之明智擬建精舍曰安住永

祿四年八月十一日示疾右脇而逝壽八十五後寺屬濟宗師塔今尙存焉

心源傑山道逸禪師法嗣

武州乾晨寺自山臨罷禪師本州多麻郡人也契機於傑山出世永平遷心源於本縣創建乾晨寺爲第一世結夏上堂一亘虛空圓覺伽藍天傾東南地傾西北胡張黑李前三後三隨處作主立處皆眞更待說甚刻期取證雖然有例有條太平元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永祿八年七月八日跏趺而逝

可睡大陽一鶴禪師法嗣

遠州可睡天陽一朝禪師上堂俱低豎指秘魔擎叉雪峰輓毬禾山打鼓總喚祖師西來意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卓拄杖下座

自山  
臨罷

天朝陽



古心  
融鏡

正藏月春融鑑禪師法嗣  
肥州圓通古心融鏡禪師本邑人也侍月春久矣入室次春問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師曰物見主眼卓豎春欣然因命分座後嗣主席謝事退歸於福壽院一日無疾而逝

總寧學仲原周禪師法嗣

下總州總寧州翁壽欣禪師得旨學仲住總寧示衆曰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大衆且道那箇是長靈底一物代曰杜鵑啼斷洞雲外巖桂垂蔭夏日長

乘國信及前豚禪師法嗣

下總州乘國良室榮忻禪師天資奇逸辯博通宗上堂佛祖向上巴鼻諸人本地風光青蘿寅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洋出沒大虛之中

壽州翁  
壽欣

良室  
榮忻

祥山  
瑞禎

吉州  
梵貞

多寶明室玄浦禪師法嗣

常州正法寺祥山瑞禎禪師參明室充綱維以婆子燒庵話叩問室曰禎維那爾下一轉語看師隨口便道盡大地人無奈這婆子室曰我則不然盡大地人無奈箇僧師當下豁然及明室遷化衆請師繼席開堂大振綱宗黑白磨至剋創正法寺工方竣而示寂

東雲靈泉壽曹禪師法嗣

房州長谷山延命寺吉州梵貞禪師童孺斷髮廣見能山助翁等諸老緣契靈泉初住瑞雲次移長興又居梅清一日房總兩州太守源義堯里見因參稟教執弟子禮於房州艸創延命寺延爲開山第一祖厚捨田園以轉食輪示衆舉古德曰五白貓兒爪距獐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心法切忌遺言許外甥諸人作魔生會衆擬進語師以拄杖一時打散示衆僧問法眼如何是亡僧



面前觸目菩提眼曰是汝面前諸人如何領會良久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示衆恁麼時恁麼處便是衲僧安居還會麼以拂打床曰不出飛猿嶺生涯一釣舟僧問趙州勘破婆子意旨如何師曰金彈聊被橫枝礙不打啼鶯卻打花間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時如何師曰回首松間路依稀月又明問淨法界身本無出沒今日降誕又作麼生師曰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意旨如何師曰天下藏天下僧曰不見一色始是半提又作麼生師曰依稀越國彷彿揚州僧曰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如何是全提時節師曰紅爐焰上爭容雪到此方能合祖宗師少年日遊於洛陽戲題牡丹曰花王茲歲十三紅多少騷人吟味濃一二如飛餘皆卵洛陽彷彿總巢中又登永平禮祖塔曰留跡越山山頂雪恰如獨月在諸星三玄五

位梅南北奕葉枝枝萬代馨師及衰老退隱光明永祿戊午六月廿日歿

廣嚴以船文濟禪師法嗣

甲州廣嚴箇學光真禪師相州大庭氏子下髮於雨降山蘊密學嘗問法要於廣嚴以船禪師得言外旨後嗣席開法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從前汗馬無人知只要重論蓋代功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不移一劍袖掛金鎚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清風只自知永祿戊午三月七日示寂壽六十三

長安龍湫玄朔禪師法嗣

房州長安天翁全播禪師信州海野氏參龍湫聞其提唱有悟繼

天翁全播

箇學光真



而踵其席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大眾還知落處麼卓拄杖曰劫石有銷日黃金無壞時暮年養閒於安國遂寂

龍穩節菴良筠禪師法嗣

武州龍穩天室禪陸禪師上總長南平氏子依州之三途臺薙落學台教聞龍穩節菴禪師法雷遠震遙餐風德乃往造焉一見器之親炙積久遂入閭奧及菴退席眾請住本寺師勉受之天正丁丑移領最乘兩載復歸龍穩上堂師姑是女人與麼會便不是師姑是女人與麼會方始是水不洗水金不博金要識不遷義日出東方夜落西天正甲申八月二日寂

武州青松泰翁德陽禪師作州人姓橘氏諸兄公之裔也隨父守官錄倉資性秀穎不甘處俗年十三投青松雲岡和尚祝髮納戒

天室  
禪陸

泰翁  
德陽

岡察其志輒嘆曰此佛日也必當大振佛法照耀濁世逮岡滅後喜州普山節菴相次住持師奉事三師獨欽節菴一日入室舉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語師不覺失笑曰切忌隨佞求迢迢與我疎菴曰那箇是爾親底師曰遂無位可安排菴頷之後出世總持遷青松鳳生其住青松時廢頽已極未幾樓閣齧霄雲襍踵至不滅雲岡全盛時故稱中興越州太守源真清太田氏由井城主源道俊大石氏禪師道執弟子禮厚捨田園為金湯上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縱恁麼會得烏龜喚作鼈且道當的一句作麼生霧卷雲收山嶽靜楚天空濶一輪寒上堂春風吹落桃李蹊薄霧輕霞籠青嶂幽鳥語喬林紫燕隨遠水可憐盲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真教髓上堂舉夾山道開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萬年即不然剛被木人偷眼覷至今兩兩不成雙弘



治乙卯十一月廿日示疾召諸弟子曰汝等宜勇猛精進紹隆先聖之道庶無負國家崇重吾教之心言訖儵然而逝世壽七十九闍維塔於寺之西菴出在天鳳雲山龍二人

大澤巨海祖綱禪師法嗣

信州觀勝院功巖玄策禪師徵證於巨海嗣住大澤應請創觀勝院於松河鄉大振法道僧問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鬼家活計正恁麼時如何行履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那吒太子割肉還母折骨還父然後現本身爲父母說法未審現那箇身師曰背後底禪師問僧人人鼻孔遶天箇箇壁立千仞因甚墮在如來禁網裏僧曰臥龍不鑑死水師曰如何是活水裏龍僧曰睡眠自有百步威師曰勘破了也七夕示衆今夜烏鵲橋二星相遇處於衲僧門下作麼生商量自代曰德山隔江招高亭橫趨去永正十一

功巖玄策

年甲戌八月十九日示化出舜嶺宿實菴真二人

大中龍洲文海禪師法嗣

野州大中海菴尖智禪師初參龍洲聞上堂語有省始入室之列已而命掌記洲既寂舉師繼席示衆曰舉漳州地藏琛禪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華師曰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豬長慶曰莫眼華師曰主人開眼睡竝舍叫失驢地藏曰可惜許一朵花師曰巡人犯夜三老恁麼說話可謂證龜作鼈山僧亦有兩轉語要與三老相見好一朵華暗渡沉滄莫眼華可惜許明修棧道

龍源笑顏正忻禪師法嗣

上州龍源傳葉善迦禪師謁笑顏於龍源於一語下發明初住龍源次主常之園道晚遷結城安穩寺寺本源翁禪師之所興造頽

海庵尖智

傳葉善迦



廢已極未幾重新之僧問雪覆千山孤峰爲什麼不白師曰起  
不上問峰頭自有威音雪曠劫春風吹不消是甚一峰師曰不墮  
諸山色間廓然無聖意旨如何師曰千尺鯨噴洪浪飛

慶德仲孚正異禪師法嗣

信州貞祥寺節香德忠禪師信州伴野氏子師在胎時其母值害  
移頃而婉容貌嶄然異常兒父鍾愛甚十三出家初參茂林南溪  
禪師示以不思善不思惡話無所契入去抵武之慶德參嫩桂桂  
寂中孚來補處師留待一日孚問師曰瀉山問仰山云當時臨濟  
得黃檗力也大愚力也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汝作麼  
生會師云水從竹邊流出綠鶯自花裏過來香孚然之遂命充首  
衆後嗣席開法信州前山城主伴野貞祥就洞源山建貞祥寺聘  
師爲始祖僧問法王法中久修梵行今得無漏無上大果如何是

節香  
德忠

無上大果師曰南海波斯鼻孔寬高井郡檀越建溫泉寺請爲第  
一祖若禪透法泉雲與常源自成諸刹亦皆受請爲開山皇上欽  
其德入闕問法敕賜圓明禪師某年回禪透二月十五日化

福昌喜冠龍慶禪師法嗣

代賢  
守中

日州法華嶽代賢守中禪師族中役氏薩州人初肄教乘更衣學  
禪隸籍於梅岳提撕大死底話一夕定立失脚墮火爐忽猛省遂  
曰須彌擊碎一二三往福昌見喜冠呈所解冠領之薩日隅三州  
太守島津聞師名請致福昌廿餘年法席隆盛前奧州刺史島津  
歸崇甚就師祝髮稟戒由是三州士庶駁奔如衆歸市伊東氏侵  
疆斃者甚夥其精靈爲妖饑饉荐至太守立無遮齋昇濟沉冥命  
師作大資戒會妖皆頓息太守傾仰益深奏賜紫衣佛光普照禪  
師之號日州法華嶽九百年古刹而有百三十院太守合爲一禪



剎移師爲開山第一世，堅致不獲謝，示衆舉百丈和尚，因滄山五峰雲巖同侍立次，問滄山併卻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卻請和尚道。丈曰：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兒孫。師曰：乾天開水道無事，求曹司復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併卻。丈曰：無人處，祈願望汝。師曰：青山峭峻絕對待，復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丈曰：喪吾兒孫，師曰：向道一狀領過。室中舉石霜七去，話問衆下語不契，有僧問：如何是休去。師曰：偶然作木居士。曰：如何是歇去。師曰：壁上僧貧。白晝眠曰：如何是冷湫湫地。去。師曰：四山如玉，夜光浮一珂，玻璃凝不流曰：如何是寒灰枯木。去。師曰：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珊瑚地曰：如何是古廟香爐。去。師曰：秦時轆轤鑽頭尖。曰：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師曰：千尋瀑布冷噴煙流，接銀河不記年。曰：如何是一念萬年。去。師曰：可謂佗鄉逢舊知。天正甲申二月十五日寂壽。

七十日州永泰寺隅州天福萬年二寺師開山之所也

大寧奇伯瑞龐禪師法嗣

永助翁

長州大寧助翁永扶禪師，豐前崎氏子十三投豐後泉福寺，依道明禪師得度。如關東參無學於大中，令參只願空諸所有會。奇伯住長之大寧，師往禮謁。伯問：何處來。師曰：關東來。伯曰：笠子下徧參底作麼生。師曰：空諸所有。伯曰：此是暫時伎倆，如何是汝。本有底師擬議。伯曰：參堂去久之，平昔疑情一旦永釋。徑造丈室。伯曰：口邊白醜，去始許入門。通身紅爛，處方知門裏事。汝如何。師曰：天寒人寒，和尚萬福。伯領之大永丙戌，繼席開堂。僧問：丈夫膝下有黃金，渠終不隨言語轉。和尚如何。接得。師曰：只將巴豆三千顆，瀉卻諸方五味禪。問：古德曰：我未出家時，被使菩提出家了，後使菩提學人出家，未能使菩提。請師垂方便。師曰：任運獨行，無伴侶不。



大用宗俊

居正位居偏位師乃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舉拄杖曰這箇無欠無餘無盈無謙鬼神絕其便人天亦無措莫喚作拄杖喚作什麼卓一下曰悠哉小天地萬化渺無帶下座天文丁酉退去豐前之廣運寺州之天目山與國寺者無隱和尚開創之梵刹而後醍醐天皇敕賜之道場也多多良義興舉廢請師住之戊申十月廿六日示寂肥州龍雲寺大用宗俊禪師本州小城郡岡本氏子也爲兒出家初遊關東歷參宗匠時奇伯主長州大寧師往依數載一日入室伯問師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作麼生是及第事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杖敲得虛空曝曝聲伯曰未在此道師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伯笑曰瞌睡漢喫茶去從此撥緣符合後歸本州葦茅於木島溝專樂禪宴其遺蹟爲寺今崇福

院是也師一夜夢見神龍騰于梁間及明語侍僧語未究忽報同州八戶城主宗陽新建招提來請師甚奇之不敢辭之欣然進院寺稱龍雲葦記夢祥也時城南圓藏院裏人僧墓碑有妖火夜夜發焰州人且怪且怖一時僧道巫覡多方祈禳皆不能滅火勢增烈矣師聞之薄暮潛往坐墓邊至夜果見妖焰熾然而起乃念曰種種幻化自覺心生且道幻盡覺盡時如何喝曰薪盡火滅於此妖火忽然隨聲而滅恰如以水救然一鄉喧傳稱太希有從此遠近益仰德光矣後慶闍尼公創般若山慶闍寺請師爲開山龍雲以先師龐和尚爲開山自居第二世天文戊申春舉嗣子龐賢繼席於龍雲而示以條欵規繩并付法衣偈曰開闢此山十六年栽松栽竹結機緣孫枝子葉益繁茂的的宗風傳億千終靖退于嫩桂院天文二十二年正月廿五日寂



春岡  
楊富

保福威仙宗猗禪師法嗣

肥前州天祐寺春岡楊富禪師嗣法威仙於州之諫早鄉築精舍名曰天祐僧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爲甚麼師子尊者二祖大師償宿債師曰更淺殿突兀風動金琅璫問佛祖公案一箇道理爲什麼有明不明師曰甜瓜微帶甜苦瓜連根苦問普眼不見普賢意旨如何師曰水清月不現示衆佛身無爲不墮諸數爲甚麼有生有滅良久曰水自竹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天文乙巳九月八日臨終書偈曰算計甲子六十六年末後一句落葉飄天泊然而逝

妙雲悟宗圭頓禪師法嗣

肥前州高傳寺玲巖玄玳禪師曾參悟宗於本州管川妙雲寺機緣契合及宗遷化繼武住之時本莊有鍋島清久者篤歸佛門一

玲巖  
玄玳

茂林  
秀繁

夜夢神人告曰汝常慕佛乘欲求善知識卽妙雲玲巖和尚其人也應當請來問法供養然則汝宿志獲遂桂蘭縣縣如瓜瓞矣我是本莊神感汝至誠來告清久覺甚奇之卽聘師而至延宅每扣法要及至師衰老迎居於慧日山之菴廬四事不惰增待以師禮後再感神夢乃令嫡子清房增廣菴宇名曰高傳禪寺崇師爲開山後世果有子孫勇偉者累立戰功遂得封侯焉蓋此神夢之所應乃師法力之所致也弘治元年五月廿三日順寂

安樂泰庵文賢禪師法嗣

豫州安樂茂林秀繁禪師依泰庵究明曹洞宗旨盡法源底初瑞世總持繼泰庵席遷安樂永祿丙寅主關雲居二年遷安樂元龜元年正月八日寂好成正隆雄公贊師眞曰淹侍泰庵巾瓶師資契合適稱大功雲仍佛祖平吞道根鐵硬和氣春暄操話柄於安



樂場雷名旬絕域布德輝於關雲上鳳瑞赫山門恢激翻曹溪之  
波浪逆攪動洞水之淵源吁萬古長空月如畫珊瑚枝上秋露繁  
足見師行業之大體也

寶圓大透圭徐禪師法嗣

加州桃雲寺象山徐芸禪師越前三田村氏仕朝倉義景素慕出世法從寶圓大透禪師祝髮繼爲侍者盡得心要辭去歷參各宿乃云吾今而後知法無異味復歸寶圓透命充立僧首座繼而補其席出世總持歷主永澤龍泉文祿三年加州寶圓虛席加越能三州太守亞相管利家卿前田氏聘師補處入寺日太守森儀衛臨法筵聞其提唱大悅服贈金襴伽黎慶長四年三月太守卒號高德院殿桃雲淨見請師爲秉炬佛事曰桃花面目眞靈德坐鎮山河香象王汗馬戰功歸何處孫枝子葉覆扶桑某人累朝英傑圖

象山  
徐芸

國棟梁文采武畧生而具足節義高名誰不稱揚承甘言於明主克爲丞民之父擢甲科於天上豈比探花之郎加之親入大透室警地脫略重障洪創護國基隱然中興寶坊固是靈雲古轍靡非毘耶遺芳直得百千三昧妙用依然活弄八萬四千冤賊當下消亾巍巍堂堂偉偉煌煌這是高德院殿一生自受用底只如卽今入無何有鄉轉功就位一句子作麼生一夜宿花裏通鉢杜丹香五年庚子黃門利長卿前田氏高德山桃雲寺追薦先考延師爲第一世六年辛丑宗富禪尼造總持三門請師落慶說法又就諸嶽側構芳春院師爲開基輪島鄉檀信創遊江寺迎師棲焉師以大透爲開山自居次位亡何謝院事退去桃雲元和五年乙未五月二十四日示化

前田  
利家

亞相管利家居士前田氏父利昌乃管丞相之裔也家世于尾州自



幼英邁文武兼備，遞代歸祖道。至公益切軍務之暇，延諸名宿劇談宗要。時大透住越之太白山，公從之遊。再歲一日，乞指捷徑。透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靈雲見桃花話，令時時提撕。一日同透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桃花細追楊花落，透拊公背曰：『好。』」公於是默契，乃獲印證。稟金剛寶戒號桃雲淨見居士。透囑令加護，以從軍功領守加越能之三州。於能州叛長齡寺，就加州起寶圓寺，皆以透為開山始祖。建寺度僧甚多。慶長四年三月三日卒于大坂城，壽六十有二。敕贈從一位。

大光行雲遵禪師法嗣

觀雲  
慈音

師嗣水菴運運、嗣竹翁三三、嗣雲岫龍龍、嗣真翁忠忠、嗣盪堂繼主。  
若州芳春寺觀雲慈音禪師，本州人也。自幼割愛，脫白登具。後歷

扣一時宗匠，皆未有所證入。及參行雲於大光，於一語下知歸雲首肯之留。大光者，十餘年初出世，永平文明壬寅州之三瀉郡織田鄉，有日晨圍旭者，與造芳春精舍當經始。日有天光之瑞，乃名其山曰發光。延師為開山始祖。越慈眼虛席，興議移師住持。三載退席，復再回芳春晚倦，應接退休，命仙補恩公補處。恩先師順世，眾堅請師住之，不得止。再視席，因小師繪師肖容，請贊師乃書曰：「裸躄超邊際，堂堂意氣燥。丹青描不就，妙手巨揮毫。咄雲歸巖岫，暝雨下滄塵。毛天文七年霜月二十二日書，偈而逝。」

圓通大透宗的禪師法嗣

圓芝  
清磨

丹波州圓通團芝清磨禪師，江州人，姓源佐佐木之族也。甫十三，父母相繼亡，因深厭浮幻，投總寧寺十五，剃落受具。欲報罔極，常誦法華，偶閱六祖檀經，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師乃拊几歎



日我雖口誦心未悟何以酬父母德棄參叢林踰十餘年無省後聞大透道往卽問如何是解脫法門透扯其臂曰誰縛爾師駭然汗下透打趁出師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天文壬子接踵任持當是時疫疾流行至有亡者必逮其親屬會請師秉炬者免焉師聞之聚屍廣野數十人無貴無賤盡安法名與一炬火自爾疾者盡起衆咸無不歎異有僧問一業所感爲甚賴師起師曰聞取死人僧曰莫是和尙道德否師曰朽木傳虛聲永祿癸亥四月十日無疾書偈擲筆而逝

慈眼大英梵策禪師法嗣

越前州心月大室總芳禪師示衆曰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還源十方虛空一時消殞心月卽不然若有一人發真還源十方虛空無風起波

大室總芳

永平下第十五世

大慈大雲玄廣禪師法嗣

肥後州大慈龍伯廣瑞禪師本州八代人十六投法泉寺禮大雲和尙薙度徧歷禪席復還依雲決志參請及雲遷大慈廣燈師隨侍不倦在處朝參暮叩竟了大事受囑董席法泉泊雲示疾師至室中親侍湯藥晝夜不捨臨終授與杖拂後遷大慈院頗頽弊乃力爲經度上堂或喜或嘆或動或靜總是一相三昧切忌妄生分別蒸粘拄杖卓一下曰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凡三載退居廣燈菴順世

全久光國舜玉禪師法嗣

參州全久巧安順智禪師本州安城人藤姓倉知之族也十五游學於京師遂投黑谷薙髮勤修淨業後慕禪徧參諸尊宿以知見

龍伯廣瑞

巧安順智



自負偶歸省鄉貫因見光國于全久國問汝名什麼師曰順智國  
曰順智不問汝名什麼師茫然國打曰秦時輾轅鑽師前解冰消  
便禮拜國曰何不道一句師曰道得卻八成國冑之遂服勤命首  
衆分座說法出住永平遷居全久歷主泉龍龍谿長養晚創芙蓉  
山蓮華寺棲焉一日示疾謂左右曰吾將逝矣衆請偈師曰吾宗  
本無言說言訖遂坐脫時天文癸巳十月朔日也壽七十三

乾晨自山臨罷禪師法嗣

武州皎月院玉田存麟禪師信州源氏子七歲捨愛出家參心源  
傑山和尚次謁自山積二十年未曾退倦遂得法焉出住永平遷  
心源開山皎月進院示衆口邊白醜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  
知有門裏事直須退步透得切忌當頭觸諱雖然如是敢問諸人  
不犯鋒鋌一句如何道得良久曰殘雪高低徐消盡門前依舊水

玉田  
存麟

流東天正丙戌四月二十六日示寂

可睡天陽一朝禪師法嗣

遠州可睡潛龍慧湛禪師駿州林氏子少落髮出遊徧歷諸方因  
緣俱不契最後參天陽室中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  
不能及問之久而有省答曰半夜彩霞籠玉象天明峰頂五雲遮  
陽可之遂密付心印自是自韜晦陽寂後起師主其席勉強應之  
一坐十五秋百廢俱修晚退茅菴五岳以終老焉

圓通古心融鏡禪師法嗣

肥州大梅寺陽室融慶禪師本州佐嘉人也參古心於圓通得旨  
繼席住持修廢整頽叢林爲之一新後應檀越之請創大梅寺爲  
始祖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捧嚼飯餞嬰孩黃檗打臨濟六十藤  
按午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曰好大哥歸堂喫茶

潛龍  
慧湛

陽室  
融慶



義翁  
盛訓

總寧州翁壽欣禪師法嗣  
下總州總寧義翁盛訓禪師示眾曰有一人常齋一食六時行導  
有一人酒肆淫房早寢晏起且道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良久曰桃  
唇向日笑柳眼傷春眠

乘國良室榮忻禪師法嗣

常州蟠龍山芳全寺威巖瑞雄禪師大將軍尊氏源公之族也髫  
齡依野之藥師寺出家尋受具戒初習教華嚴唯識無不貫練後  
棄去入禪時良室唱道於乘國師往造焉室授以心要服勤十二  
年方得穎脫天文乙巳兵部侍郎藤正村水谷氏就久下田建芳全  
寺請師為第一世進山示眾舉世尊梵刹話乃曰好大眾一莖草  
上忽現瓊樓玉殿在這裏我在這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時清  
盡唱太平歌雖然是猶化城岸畔事歸家穩坐底事作麼生良久

威巖  
瑞雄

日隱隱星攢處無私鎮九霄天正庚申正月朔祝釐了辭眾眾頗  
訝之至十三日俄示微恙書偈曰虛空銷殞大地平沉日月面  
山高海深奄然而化壽七十八

多寶祥山瑞禪師法嗣

常州多寶獨峰存雄禪師駿州藤氏子母某氏祈富士淺間廟感  
奇夢而誕垂髫出家徧叩諸方時祥山據多寶道風高峻師往謁  
機鋒相契初住布川賴繼寺匠作大尹多賀谷重經移主多寶示  
眾舉洞山因雲巖諱日營齋次僧問和尚初見南泉發跡為甚麼  
為雲巖設齋山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為佛法只重先師不為  
我說破諸禪德還會麼恰如蚊子上鐵牛示眾舉教中道法王法  
中久修梵行今得無漏無上大果意旨如何代曰縞衣露濕不知  
重千尺寒松到頂時永祿十一年住相之報恩芥年歸多寶重經

獨峰  
存雄



崇敬日燭偶有坐法當斬者祈免不赦師度其人爲僧攜往野州  
 長野邑主嚮師道價遽立長谷寺居焉重經遣使再請還多寶師  
 不許于是就城外別建院曰覺心請師爲開山始祖不得罷乃應  
 之天正上皇聞名詔問道說戒由是諸大臣等無不馨折傾忱壬  
 午夏赦賜大光佛國禪師天正乙酉正月七日戰化

廣嚴箇學光眞禪師法嗣

甲州廣嚴拈橋偃因禪師本州山梨郡小宮山氏子內膳賴貞之  
 弟也十五喪父母慨然有求道之志出家於西山慈照寺初謁箇  
 學於廣嚴學示以雲巖弄師子話從而有契俛掌記室未幾首衆  
 永祿改元箇學遷化州守源晴信武田氏號信立請師主其席上堂正偏  
 未曾離本位清虛理豈涉言詮玉輪密轉半天裏明暗分光昭鑑  
 前天正壬午識田氏壓境太守源勝賴入田野天目山戰亡師攜

拈橋  
偃因

衆與俱收國主妻子遺骸及兄內膳與義士宦女六十一人葬之  
 東照源君督軍甲州召師於營中問法說戒謂之曰師兄內膳爲  
 勝賴所忌流落三年終歸田野戰死師雖在方外不忘信義不憚  
 大軍之兵戰場而葬亡主遺骸可謂賢兄賢弟矣遂建禪院曰景  
 德修勝賴冥福移師爲始祖源君崇尚日暎捨田野莊資食輪不  
 建廣薦法會盛成一方福田也天正辛卯十月十五日書偈坐化

長安天菴全播禪師法嗣

房州高照寺懷州周潭禪師嘗齡從長安龍湫禪師祝髮受具湫  
 示寂天菴續其席命師掌記凡侍二師二十年淡窮已躬下事菴  
 示衆曰佛法如生怨家汝無近傍之處箇中有箇漢出來結冤棒  
 頭老僧與箇臭布襪隨處住院去也師出衆曰人人盡有衝天志  
 不向如來行處行拂袖去湫謂衆曰此子乃透網金鱗也乃命掌

懷州  
周潭



藏鑰尋令分座及菴遷化衆請嗣位晚年開山高照繼素相從如雲歸岫遂成賢坊也

龍穩天室禪陸禪師法嗣

布州東播  
武州龍穩布州東播禪師信州安田氏子十四得度十八歲預天室座下委心請法一日室舉紅爐片雪問師擬答忽領旨不覺下拜室理前話問師氣不少沮往返詰難遂密付心印室瀕沒召師曰吾據師位三十年接人非不夥能弘無極之道使不墜者惟汝一人耳其懋哉後出世永平主龍穩僧問如何是長昌境師曰龍門橋冷浸明月天狗巖深藏白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披蓑倒騎牛草淡不露角問九年人不識幾度過流沙已是面壁爲什麼過流沙師曰煙霞雖深不遮梅香後屢舉法社如巖槻洞雲藤田松龍相之保國皆有成績爲開山始祖相武黑白仰之如真正幢

卒年八十一塔本山

青松泰翁德陽禪師法嗣

在天宗鳳

武州青松在天宗鳳禪師尾州人遺其氏十四出家于白坂雲興寺具戒後首參光國於參之全久未有所證入乃往謁萬年泰翁值翁上堂舉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師聞之釋然廓疑碍淡蒙許可辭就醫王山創大善寺爲鼻祖弘治乙卯泰翁遷化遺命以師補處示衆古德曰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大地譚玄口不開古德只知雖頭利不知鑿頭方萬年卽不然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落葉兩三片點破階前苔上堂衆生本不曾迷湘潭雲盡暮山出諸佛本不曾悟巴蜀雪消春水來拍膝一下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元龜三年壬申正月廿三日臨終說偈曰世尊七十九宗鳳八十三抄倒無影樹依舊綠鬢髮委順而



化俗壽八十三臘六十八

大中海菴尖智禪師法嗣

野州大中快叟良慶禪師承海菴印補席本寺示衆舉巖頭齋禪師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峰齋指一碗水欽曰水清月現峰曰水清月不現巖頭踢卻水碗去拈曰齋公尋常有不歷諸聖楷梯獨超物外者還識麼良久曰須信春風生大野不風流處也風流野州大中無學宗勞禪師久參海菴發明心地初應敕請升永平野州水代檀越創禪席請師住持寺曰大中蓋記不忘其本也結夏上堂舉雲門和尚云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淡不欲向汝道惜取眉毛好師曰雲門帶水拖泥拂跡生太平即不然分明向汝道日東昇月西沒汝若自生分別也怪山僧不得

龍源傳葉善迦禪師法嗣

快叟

無學宗勞

春翁

天海

下總州孝顯春翁圭陽禪師精究內典貫通旨趣及參傳葉得言外旨初住上之龍源後遷孝顯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拈拄杖卓一下曰恁麼會去達磨一宗掃地而盡

華嶽代賢守仲禪師法嗣

薩州福昌天海正曇禪師藤姓肥後州人師悟宗和尚稟具參代賢於覺照山三年無省一日賢上堂僧問石屋門下有二燃燈如何是燃燈前賢曰舉一不得舉二云如何是正燃燈賢曰不立功勳坐廟堂云如何是燃燈後賢曰百鳥不來樓閣閉不知誰是到菴人師在傍豁然悟入詣呈所悟賢即問汝道如何是燃燈前師曰四溟風息月當天不動波瀾駕鐵船曰如何是正燃燈師曰一步密移玄路轉全身放下劫壺空曰如何是燃燈後師曰白雲淡



處路難通，擬問蹤由，已涉功賢，領之後，出世歷遷，至福昌上堂，舉  
仲山問，滄山曰：和尚今夏作得箇甚麼？滄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  
仰山曰：和尚今夏亦不唐過道了，吐舌。大眾還透悉麼？時有白雲  
來，閉戶更無明月，四山流慶。長壬寅臘月二十日，臨終坐繩牀，曰：  
世尊臨滅，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  
足，勿令後悔。卽今諸人作麼生會？自代曰：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  
流出洞中春。有僧出問：和尚今日示末後句，不涉始末底事，又如  
何？師曰：獨腳山獸蹴氣毬，良久不起于座，泊然蟬蛻。

大寧助翁永扶禪師法嗣

長州大寧龜洋宗鑑禪師，豐後藤氏子也。十四歲下髮於廣林，了  
然受具，後遊關東，謁正音於山王，因看栢樹子話，徹夜不寐。三年  
而有省，急趨告音，音曰：甚處見趙州？師曰：陰森夏木，杜鵑鳴。音曰：

龜洋宗鑑

未，在更道。師拂袖出，一日辭音，音送書俾見大寧，助翁翁接書曰：  
已是豐後，僧爲甚麼從總州來？師曰：南北東西，達本鄉。翁曰：汝曾  
有何所務？師曰：昨日上山，今日達書信。翁曰：世尊生下雲門，棒殺  
意旨如何？師曰：法王法如是，由是機契，遂延堂奧，付衣拂，天文六  
年嗣席，開堂舉古德，僧問：如何？是菩提路，德曰：此去襄州縣五里  
古德，答得分明，只說襄縣路，菩提路，遠尚遠。若問山僧便道，脚下  
兩隻草鞋，已西九月，辭衆退去。豐前興國寺永祿六年八月十九  
日說偈而化，壽七十七。

天祐春岡楊富禪師法嗣

肥前州天祐大尖淳甫禪師，加州人，師事春岡密受，真訣嗣席，住  
持示衆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既是清淨，無  
二因什麼？有因惡趣衆，下語不契。師曰：片雲點太清，示衆心月孤。

大尖淳甫



圓光含萬像，諸人還見。靈光畢竟如何？良久曰：滿目淨僧問世尊，見明星悟道，明甚麼邊？事師曰：塵埋三尺吹毛劍，半夜神光射斗傍。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

安樂茂林秀繁禪師法嗣

豫州安樂大龍存守禪師久侍茂林。一日入室，機語相契。遂蒙付囑，出世總持。已而嗣茂林席，遷安樂。天正戊寅，董關雲又開乘慶寺爲第一代。村上武吉爲先考，設法會請師，追薦師舉香曰：此香根託不生地，枝連空劫。天華開無變，謝果熟絕中邊。聞此香者，五逆罪滅，六根德圓。天翁淨泉居士英名不朽，典刑尙闕。萬夫致忠，振威風於四海。群臣抽節，敷至德於八埏。慈育民物，崇敬聖賢。或時拈弓箭，遠退邪內。姦邪或時披哇衣，深歸法中。大仙轉輓輓阿

大龍  
存守

輓輓金碾碾玉娟娟，這箇機變。泉公平日受用三昧也。今晨來應齋筵底，一句如何？指陳分明，覲面不遮掩。瑞靄奇薰徧大千，已卯臘月五日示化。

桃雲象山徐芸禪師法嗣

越中州高岡山瑞龍寺廣山恕陽禪師，世居上州族源氏。自幼出家，至野州水代，大中寺拜至心道公剃度。聞象山住越之太白往參，扣機語，胎契久之。開法總持，遷寶圓。歷主丹州、永澤、越州、龍泉、禪林。慶長五年，領加之護國。凡七載，退居越中關野莊。卓菴甲寅，春國主菅利長卿罹疾，依師受菩薩戒，并血脈名。聖山英賢居士，旣管公卒，號瑞龍院，請師爲秉炬。佛事黃門利常卿，創大精藍，與造極輪奐。名曰瑞龍，以師爲開山之祖。充一州之僧綱，自題壽像曰：萬年繩牀一道，神光拂子頭。上這箇不當耕，得威音靈苗地。祖

廣山  
恕陽



園秀發幾聯芳元和九年正月十四日溘化延曆信光常松廣乾  
長壽長朔六院並其插草之地也

心月大室總芳禪師法嗣

越前州心月才翁總藝禪師少而落髮徧參諸尊宿緣契大室遂  
接踵住持又應檀越之請闢信州長興寺稟詔瑞世總持指山門  
曰諸嶽山畔豁達門開麟龍頭角暮去朝來至大殿曰三祇果滿  
稱大覺王左轉右轉作戲作場至土地曰無可測度喚之爲神不  
違佛敕護法安人指祖師曰五天殃害六宗冤讎將甚去就梁魏  
漂流拈衣曰赤水之玄珠罔象無眼而獲黃梅之衣孟盧公不會  
而傳攀衣曰這箇連掛曰今日看來果然據室曰豁開大冶爐熯  
鍊出佛祖全機打一鉗鎚之下電捲星飛新總持不然收竹篋  
曰燒葉爐中無宿火祝聖了又攀香曰這一片爛枯材爇向翠甌

才翁  
總藝

爐中以供前往當山大室大和尚作麼生是報恩一句瞎驢不受  
靈山記推倒宗門大法幢自題壽像曰咄此憨皮袋看千醜百拙  
揮毫無處圖畫工徒補缺長祿庚申仲冬廿三日示寂塔于長興  
永平下第十六世

大慈龍伯廣瑞禪師法嗣

肥後州大慈大焉廣椿禪師本州宇土郡人初以童子從法泉大  
雲廣公祝髮受具每以生死自策勵擔簦往關東歷參大中靜國  
雙林諸老宿復歸法泉時大雲既寂龍伯補處命師領維那一日  
室中舉國師三喚侍者話師擬議伯抗聲曰何不道安牛頭喫草  
師乃悟旨久之究盡底蘊至伯退席命師嗣位遷主大慈上堂佛  
祖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  
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上堂前無釋迦後無彌勒中

大焉  
廣椿



無自己雖然梅只雪霜先花猶風雨後經三載修廢整頽叢林爲之一新謝事退去廣燈菴示寂茶毘塔于曹源山

妙嚴相屋舜承禪師法嗣

師嗣直心禪達達嗣州岳舜伊伊嗣竹雄受真真嗣歸海祖禪嗣笑嚴

義三三嗣雲岳性慶慶嗣東海義易

上州天增寺天室伊堯禪師參州豐河人藤姓少祝髮於妙嚴直心達公達示寂相屋來補處師懷香咨叩屋以本分鉗錘重加陶汰疑團頓然解屋付以衣偈嗣主其席道風昭著文祿初年稻垣長茂居士於上州大胡創長興寺延師主之慶長辛丑鎮伊勢崎選植木邑建天增寺以資冥福迎師爲始祖進院示衆曰曹山和尚曰根基窄實血脈貫通金鎖連環相續不斷山僧今日入寺正令斬新還要知連環相續旨麼竹外寒梅看欲盡清香移入小桃紅浴佛示衆風磨湛湛真空體雨洗如如法界身大地山河并萬

天室伊堯

像今朝與佛共生辰古人如恁麼道不洗不磨如何得報佛恩厚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元和壬戌正月廿一日戰化

全久巧安順智禪師法嗣

參州全久萬休永歲禪師參州羽多人姓藤氏巧安之族姪也幼出家于州之鳳來寺略學密教後覺非更衣行脚遊琴室大通之門次參光國問妙有還丹一粒如何是仙壽靈方國曰休歇汝心來師曰休了時如何國曰賊心未了便打師通身汗流不能對去參巧安呈前話安厲聲曰賊心何不休師點首耳明日呈偈曰萬歇千休休又休不知歲歲自遷流春花秋月冬天雪寒煖與時自在遊安頷之自是自號焉出世于永平住全久又住瑞光爲二世遷董泉龍瀨天正甲戌四月廿八日委順

萬休永歲

皎月玉田存麟禪師法嗣



隨翁  
舜悅

武州宗關隨翁舜悅禪師一號卜山州之多麻郡人也其母未嫁  
偶感奇夢有孕以永正丁卯二月五日誕父母疾其無父產逐之  
女乃去棄樹頭三日後見之氣貌明潤大驚遂收之父觀其必不  
可棄聽之還家及長聰敏異常凡書一覽即能記憶年十三出家  
於山田廣園寺十四祝髮受具戒挑囊距關經甲鹽山歷參洛之  
南禪相國天文庚子傑山開法於遠之石雲師乃往依之翌年山  
歸心源師侍從焉傑山謝事自山據席時玉田為座元師日親洵  
汰一日問答間機語相符遂受印記由井城主平氏照居士北條氏  
欽師道永祿九年興牛頭山宗關寺請師開法黑白景仰如水歸  
壑上堂諸佛本源列祖家風一莖草上建大法幢黑漆桶裏轉大  
法輪頭頭雜華境界箇箇普光梵宮華嚴菩薩騎象向諸人鼻孔  
裏打跨跳豎起拂子曰相見了也應談底事拂一拂顧視左右曰

天叟  
善長

千峰向嶽百川朝宗上堂禁足安居今日始破蒲團上鐵團圍袈  
僧門下轉身路坐臥經行玉走盤相州小田原城主平氏康北條氏  
招師館城中終日問道受戒奏關賜紫衣佛國普照禪師之號師  
堅謝不被衣天正元年秋遷心源開堂內外肅清眾充一萬指十  
七年住遠之石雲翌年春告疾歸牛頭是夏由州郡騷亂寺罹兵  
燧自時厥後東西無方所至之處隨緣化導郡人捨地建禪宮者  
六日寶珠暉窻與嶽雲龍良泉信松皆延師為第一世寬永三年  
秋還牛頭染疾至十月廿六日書偈曰罵佛呵祖百二十年業苦  
遍身處入地獄如箭擲筆而逝壽百二十臘百有七

可睡潛龍慧湛禪師法嗣

遠州可睡天叟善長禪師解制上堂遊州獵縣翫水觀山若從這  
裏會去佛法天地懸殊不從這裏會去向甚麼處會纔涉思惟成



群作隊，不思惟處，又如何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

大梅陽室融慶禪師法嗣

肥前州圓通陽菴融悅禪師上堂，舉保寧，勇和尚示衆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頭角生。也是牛是馬，師曰：保寧設箇問端也。甚奇特，山僧不免下註脚去也。牛角長三寸，馬角長八尺，牧牛海畔，女貞花拒馬河邊，望夫石。

廣嚴拈橋偈因禪師法嗣

甲州廣嚴三嶺嬾龍禪師，江州源氏子，首從鳳山於遠之可睡。次造拈橋之室，橋舉圓覺經悟修頓，漸示之，從而有契。出世遠州，西來移領廣嚴，東照源君嚮，道化捨腴田以充雲厨，名聞京師。天正丁亥，召宮間，宗要奏對稱旨，特賜紫衣及佛照大光禪師之號。文祿丁未五月廿七日，無病沐浴，據室索翰書頌曰：七十九年遊戲。

陽虛融悅

三嶺嬾龍

幻界踏翻鐵關，渾崙入海，倏然而逝。

長安懷州周潭禪師法嗣

房州龍江寺續翁宗傳禪師，生緣興州學博，而瞻善爲文章，出家後徧參諸老，及參懷州州試，以雲門不起一念話令師下語，凡七八轉，不契。州示曰：佛法非情識所到，豈容汝向意根下。下度麗語華句，以相投耶。實欲會此段大事，將平生學得的四六文章語言，三昧一掃掃向大洋海裏去，更莫舉著。師聞之不覺涕泗下，卽取册子，一時燒卻。極心參窮經兩載，一夕在堂經行，以頭撞著露柱，礙胸冰洋，詣陳悟因州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師禮拜，住後示衆曰：我在先師會中，從以頭撞著露柱，直至於今，痛未已。晚開山於龍江及最福，漸成叢席。

龍穩布州東播禪師法嗣

續翁宗傳



善庵  
良置

武州龍穩善菴良置禪師本州比企人初徧參名宿次見布州令  
看香巖上樹話有所入後至多波目莊痛自韜晦其遺蹟為寺今  
慧眼寺是也及州告寂補其處示眾曰扶桑出日頭黃河輓底流  
若作祖師西來意把火燒天徒自疲晚就秩父築大中院而終

青松在天宗鳳禪師法嗣

武州青松久室玄長禪師平姓相州愛甲人也既長不甘處俗往  
依豆州國清寺出家後參在天天曰甚麼來師曰豆州來天曰如  
何是笠子下行脚的眼師曰振轉南辰看北斗天曰未在更道師  
曰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天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師乃悟  
旨久之究盡底蘊瑞世總持嗣席青松盛張化權上堂古者曰若  
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  
有足無眼萬年即不然自己與目前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

久室  
玄長

天嶺  
吞補

處卓拄杖曰漁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上堂聲不是聲  
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良久曰啼得  
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二住十二年莫非繼廢靡不具與  
癸未謝事至城北平柳邑創正覺寺以為養高之所天正乙酉六  
月廿五日寂

大中快叟良慶禪師法嗣

野州大中天嶺吞補禪師一號冰覆操行清苦以明悟為志徧遊  
師席無所省後謁快叟機語契合叟以信衣付之曰快菴道不振  
之久汝他後大播揚于世勉焉初出世永平永祿十二年住上州  
龍門寺天正甲戌關傑岑寺於野州皆川乙亥秋移大中開堂僧  
間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如何是妙密鉗鎚師曰月窟不知風露重  
一枝吹作九天香問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裏梅花只一枝意旨如



何師曰沒底籃兒盛白月無心盆子貯清風問不依今日事爭語  
昨夜夢斯意如何師曰鳳管吹殘霜夜月蘆花雜點海門秋間一  
見明星同時成道未審成得何道師曰從教徧界騰紅煙贏得渾  
身冷於冰示衆舉東禪蒙庵丘禪師曰大地茫茫恁麼廣濶窮山  
漠漠隨分幽深爲衲僧法戰之場報佛祖冤讎之處盡力道得一  
棒一條痕盡力道不得一掌一手血大衆卽今盡力道看一僧進  
語曰乞兒打破飯碗一僧曰滅卻西來達磨宗師曰老僧移步日  
日長蒼苔示衆鼓山禪鑿禪師曰由基弓矢不射田蛙任氏絲綸  
要投溟渤師顧視左右曰還有吞鉤嚙鐵底麼衆無對代曰迢迢  
古路無遮障雙眼如鈴誰敢闌上堂舉張拙秀才因看佛名經乃  
問長沙岑禪師云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沙云黃鶴  
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不云不曾題沙云得閑何妨題取一篇

師云果使屈原知此趣當時不作獨醒人上堂舉南華吳禪師上  
堂曰春光爛熳花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橋梵鉢提長吐舌底事  
分明向誰說嗔師云祇解夜半捉烏鷄不知驚起隣家睡小師求  
師眞贊乃書曰一鏡斜照處是非甚麼生嚴冷尙蒼蒼人跡不通  
行天正戊子十月十六日寂壽八十歲相之天嶽武之傳叟師插  
艸之地也

孝顯春翁圭陽禪師法嗣

下總州孝顯的翁文仲禪師契機於春翁初住龍源遷孝顯上堂  
天寬地大風清月白突出衲僧巴鼻顯示第一義諦成佛作祖正  
是箇時節拖犁拽耙正是箇時節晚年抵武州營東竹院工畢示  
寂

林泉天室光育禪師法嗣

的翁  
文仲



益翁宗謙

師嗣微笑珍慶慶嗣傳之宗的的嗣大  
愚本智智嗣龍室玄光光嗣慧英慧應  
越後州林泉益翁宗謙禪師本州產初參天室值室為衆入室聞  
攀栢樹子話悟旨室顧師曰今日掛搭化日此山長老我門有賴  
也辭去探諸方當世弘法宗師莫不商榷請益咸蒙賞識時一種  
純禪師開武之永林結制安千家招師居第一座提綱舉要得表  
率叢林體出住永平繼領林泉果應天室記上堂一句截流萬機  
寢削且道是那一句良久曰石上栽花并結果到頭元不假春風  
永祿十三年二月十日寂

福昌天海正曇禪師法嗣

薩州福昌大麟全索禪師本州錄田氏子初參諸方鍼芥難投後  
依天海一日聞海攀玉泉皓禪師製赤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而  
服之曰唯有文殊普賢猶較些子豁然領旨海印可之俾掌記室

大麟全索

異雪慶珠

未幾首衆分座說法後受信衣住妙谷移福昌大唱石屋之道聲  
聞都下應詔入禁中說法稱旨賜金襴伽黎佛印真證禪師之號  
慶長戊申九月朔日跌坐書偈而化

大寧龜洋宗鑑禪師法嗣

長州大寧異雪慶珠禪師壹州佐氏子十三祝髮於華光寺出往  
肥州見了然次謁龜州於示衆語下忽如有解詣陳所解州有之  
後往大寧訪龜洋求決擇問答三四轉咸契洋意洋一日室中間  
師曰古人曰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  
汝平日作麼生師曰玉轉珠回洋把住曰轉處作麼生師曰眼見  
東南意有西北洋曰紫殿震臺絕車跡月明金鳳宿龍巢師拜退  
由是機契後嗣席住大寧黃門多多羅良義隆卿大內崇信優長  
多捨莊田以轉食輪天文辛亥義隆避亂入山請最後示誨師舉



金剛六喻，偈開示授菩薩戒，號瑞雲珠天居士。公暨從臣等領旨，自殺遂山門遭兵火，師至壹州居華光寺，開山龍藏，尋經行到對州太守宗晴康喜師至迎城說法。當是時大江元就毛利伐賊報義隆再請師住大寧爲珠天居士，立法華會，次請陞座，記得洞山和尚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擒賊看賊僧云：一日看一帙，真不掩偽，曲不藏直。山曰：上座不會看經。趁人上樹，僧云：和尚一日看多少，敲他屎椀。山曰：有工夫一句兩句無工夫一帙兩帙早落。二三此僧具一隻眼，洞山隨波逐浪全不行截流機。山僧別有看經眼，諸人要識麼？止止不可說，難禁溪聲喧永祿辛酉退去防州龍福寺。甲子十月十七日寂壽六十三臘五十。

密傳機尊禪師法嗣

師嗣緣之等諸諸嗣成仙宗貌

肥後州禪定寺宣安明言禪師肥前高來郡有馬城主藤晴純之

明宣  
言安

子也。早歲慕出世法，祝髮于教院，徧游講席，棄學禪杖，策往關東。首參有山鍊禪師，遂留究五位旨訣，服勤五年，謁雲松岡一見器之一日，問師曰：自己目前卽一致始本從來無二途，如何得透脫自在去？師曰：正中移步，劫外橫身，岡溪冝之次，歷參龍江源知長生梵宿威蒙許可，忽聞密傳和尚在海西爲人捷徑返錫，至屢以此事叩問一語投機，頓息奔馳，命充侍司久之，盡得其末後大事。後出世總持，退歸肥後飽田郡，有古寺曰常樂，就其廢址結茅棲止焉。藤義純有馬氏歸嚮道化於日江城東興造江東禪刹，聘師爲始祖，龜侶奔走，充一萬指永祿歲避亂寓肥前湊堀，肥後檀越與僧春傳相議，就祇岳東白河西創一院，號曰西岳山禪定寺，迎師居焉。竹迫城主合志藏人延府內詢法要，營建金福金生廣勝三寺，俱以師爲開山。天正庚辰舉賢巖補席，禪定願老於廣勝，臨終



書頌曰言宣無盡攸既九十餘秋在權化門上示威音路頭遂寂  
慶長丁酉七月三日也

安樂大龍存守禪師法嗣

豫州安樂大室永廓禪師契機於大龍嗣住安樂升總持移闕雲  
復回安樂晚靖退風早大通寺慶長乙巳二月十九日委順嘗作  
天叟常清居士贊曰豫州異產河野俊英受封領帥世擅武名仁  
智體內義勇兼并親盡孝悌君抽忠誠遇壬午亂振臂入京關白  
殿下稱北府兵任出雲守結交公卿布衣五品未足為榮參禪求  
道葵藿情傾單刀直截了卻平生赤心一片鐵團打成法社貞幹  
皇家干城三赴高麗勵節斫營報恩以死甘即無聲不朽香火欽  
事嚴祐子孫奕葉永傳真清獅吼山天福寺以師為始祖焉

瑞龍廣山恕陽禪師法嗣

大室  
永廓

量山  
繁應

加州寶圓量山繁應禪師野州平氏子幼羶葷弗御禮大中至心  
和尚薙髮廣山禪師在越之太白道價方盛亟往投之一見契合  
遂留掌記出住禪林升永平慶長乙巳遷加之寶圓高德院殿諱  
辰陞座曰如如佛出生月落不離天如眾生涅槃水流元入海脫  
體現成不分世法佛法徧界不藏不論文之與武居忠孝仁義源  
現宰官身合元亨利貞德輔君撫民圓湛虛凝體不動展縮殺活  
用無窮舉靈雲見桃花悟道話乃曰嚙昔淨見居士投契此公案  
得心自在也未後好向放行中把住直令窺伺無門今請向把住  
中放行共喜追薦有路祇如放行一句作麼生道人面不知何處  
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元和八年三月十五日示寂壽六十八久昌  
宗龍二寺其開創之地也

心月才翁總藝禪師法嗣



圭嶽  
珠白

信州西福寺圭嶽珠白禪師。徵證於才翁。初住永平。遷信之長興。開山西福。專唱天真之道。矣自題肖像曰。畫師寫出愚蒙。漢土面灰頭眼裏。沙非聖非凡。孰探蹟。夜來依舊宿。蘆花後歸州之福壽院。尋示寂。

永平下第十七世

大慈大焉廣椿禪師法嗣

城州佛德山興聖寺萬安英種禪師。武州江府人。源姓遠山之族也。九歲喪父。自無營生意。遂從起雲寺源室和尚。為行童。十一而得度。尋受具。出遊參東林。日州吉祥洞谷總寧鐵山。越五年復回錫於起雲。偶閱大慧書。至於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忽踊躍不止。從此二六時中。單提狗子話。力參有年。一日裝香佛前。次廓然疑滯冰釋。聞大焉闡化。大慈即往告。

萬安  
英種

其悟由焉。有之時。洪州察公承鈞命。住吉祥。元和戊午。結制眾盈萬指。選師居第一座。屬源室。遷化師。嗣席住起雲。壬午稟救。蒞總持事畢。而歸。師嘗時淡。嗟宗風衰廢。與同志禪侶六七為伍。杜門打坐者凡六年矣。丁卯秋七月。謝事。有偈曰。頂上鐵枷方脫卻。瘦藤破笠出禪關。只隨雲水無蹤跡。不識寄生何處山。乃隱於相州大山下。參徒尋影。追臻師。厭煩冗。移居淡。入丹田山。未幾有志之士繼繼相集。已及半百。鐵心宗文慶佐之。屬其尤者也。相與守枯淡。木食澗飲。純辨道業。戊辰秋。羽州太守北條以遠之大德起師。堅臥不應。去適濃之水晶山。結茅時。城主和泉守松平雅尚其風。禮遺日。腆師自謂涼德不應供。又棄去。駐錫攝之靈松。丙子秋遊丹波。偶有廢寺。曰瑞巖。師愛其間寂。傲居數年。四方雲袂羸糧。空集師常以大法為己任。全身擔荷。故不隔江湖。與一時有道尊宿。



愚堂大愚雲居一絲龍溪等內交與偕激勸希回古風也乙酉春  
師退院逍遙於津南住吉之上有松林迴出塵緣竟卓錫縛茅扁  
曰臨南棲遲五年慶安戊子信州太守大江尙政永井鎮山州淀  
城聞師高風迎請受誨自恨相知之晚也一日語師曰宇治縣與  
聖禪寺高祖道元禪師初開之遺跡國朝禪規之濫觴也雖然三  
百年來廢頽已極矣願師圖之其地今幸係弟子之食邑當助一  
臂之力也師忻然應之卽夷丘填窪聚材驅石至明年初告竣矣  
元旦示衆朝日山頭呈瑞氣宇治橋下抱清灣興隆興聖古禪刹  
新歲重開向上關當時江府諸山與僧司是非宗義取決官衙一  
以禪暨鐵心爲之證師不獲已扶老出府乃寓起雲夙夜與謀議  
懸天日然而情黨多彙朱紫混彩有司不得敏其判濡滯累年師  
將致命以償志緇素嚮風瞻禮如市大和守久世和泉守松平織

超山  
閣越

部正菅沼素慕師德慰勞優渥以一旦疾革遷山承應三年八月  
廿一日書偈而逝壽六十四臘五十四師闢菴院三十餘所

大乘州山春昌禪師法嗣

師闢海天安聚一  
聚嗣雪更祐補

加州大乘超山閻越禪師越中中野氏得法州山補大乘徹通忌  
香語曰栴檀林裏栴檀樹一炷香煙覆大千萬象森羅爐上影道  
容不隱菊花鮮伏以開山和尚大禪師佛海頭角僧家柱礎靈山  
雲簇吉峰岫陰乾坤徧布少林風起大乘叢裡扶桑長傳禪唱暗  
中通玉線道行水上泛鐵船鬱密松樹之清風吹永光室內蓬煇  
返魂之香氣熏總持堂前蕩蕩皎皎妙妙玄玄正與麼時覆蔭後  
昆底一句如何敷宣插香曰氤氳和氣香雲蓋凜凜宗風動地天  
晚開山於江之蓮泉攝之大平寬文壬子五月三日寂壽九十二

雲洞不點存可禪師法嗣

師闢大峰禪狀一嗣補倫禪實一實一嗣  
康山田映映嗣天煖自性性嗣雪心



北高  
全祝

全立立嗣悅憲祖  
閻國嗣雲憲祖慶

信州龍雲寺北高全祝禪師，羽州人，姓源氏，父號北殿，奧州國司源顯家北畠氏。卿，齋也。年十二喪父，師事州之廣碩禪師，志學薙髮，以明悟為志，策杖遊方，徧參東關諸老宿，因觀流泉，有省，為偈曰：我有真珠絕世隣，蚌胎龍額未成珍，無端今日放光處，照破無明曠劫塵。聞不點禪師在，越後雲洞，亟往求證，點見偈，徵之，酬答無差，次日命入侍司，明年升居第一座，久之出世，總持繼點席，遷雲洞，甲州太守源晴信武田氏，欽師，道譽重興，信州龍雲寺聘師為第一世上堂，通玄峰頂是，青山心外無法，滿目間唯此風流多少，景龍雲影落，玉欄干，即今崇建寶坊，闡揚法施，香風奏四天之樂，梵音轟大地之雷，還有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擊拂子曰：萬仞峰頂獨足立，四方八面黑漫漫，元龜三年結制眾，充萬指，天正十三

年謝事，退居于長壽院，丙戌臘月二日說偈曰：迂言妄語滿八十年，末期端的孤舟沒，煙儼然而逝，壽八十歲。

全久萬休永歲禪師法嗣

參州全久浮翁全槎禪師始名志淳，遠江人也，幼歲為僧，初參萬休，恍有所契，遂蒙印可，後嗣主其席，升永平遷泉龍，龍溪復歸全久，僧問：一漚未發之先，請師一句，師曰：東海鯉魚吞卻日月，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展鉢三盃飯，開單一枕雷，問：和尚親見萬休未審，有何境界，師曰：雁無遺蹤，思水無沉影，心文祿改元十月初八日書偈而蛻塔于本山。

宗關隨翁舜悅禪師法嗣

武州宗關碧山瑞泉禪師，由井城主源定久子大石氏，木曾義仲後也，初師在家，常見其父，延天叟傑山諸老，劇譚宗旨，知有箇事，猶

碧山  
瑞泉

浮翁  
全槎



宿習尋常好跌坐一日習射忽猛省卽擲弓矢曰此世間術耳何如求無上法乎卽詣父求出家父知其緣熟忻然許之投心源玉田和尚鬻度時年二十五矣辭去謁自山於乾晨次依一種於永林再回心源時隨翁居閒房師日親煨煉一日參次機語相契遂蒙付囑永祿甲子入郡之牛頭山乃牛頭天王八王子鎮座靈境也有廢寺曰神護會華嚴菩薩創之師愛其幽勝居此城主平氏北條照氏修殿堂師革教爲禪扁曰宗關請隨翁和尚爲第一世自獲助化天正元年嗣席住上堂脫體現成築著磕著鳥行空魚游水威音已前增一毫也不得威音已後減一毫也不得所以道衆寶大車皆本然之物長者大宅卽固有之家雖然恁麼只有箇木上座掉頭不肯還有委悉也麼卓拄杖曰報爾參玄人光陰如箭疾晚養閑華嚴院丙戌二月廿一日逝

天永琳達

中山家範

武州勝光院天永琳達禪師豆州人十一出家參隨翁一日看永明山居偈至蟻因覓穴沿堦走蝶爲尋花徧圃飛恍然開解卽詣呈所解翁問曰竺士大仙心東西密相付汝作麼生會師曰螂螻咬破鐵圍山翁曰洞山道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又如何師曰崑崙無縫罅翁曰虛空點頭時如何師曰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翁然之命分座初出世永平退居武州牧田創勝國寺天正壬午世田谷城主源賴康吉良氏草創勝光禪院請師爲始祖大振法道己丑移心源晚退觀栖寺元和二年八月十一日寂壽八十二

中山勘解由家範居士法名宗無號本室曾仕北條氏照天質勇英志慕宗門氏照嘗重興宗關寺請隨翁和尚爲住持居士自役土木竭力尤勤矣因訪以祖道翁舉不思善不思惡話授之從此注心研究無日不參廢寢忘餐者四年數呈見解不許大閣豐臣



秀吉公討北條門族圍小田原城氏照引兵援之居士留守八王子一日出戰會敵箭當額豁然猛省卽遁重圍入山見隨翁述所悟翁點首便付以金襴安陀衣居士頂禮懸鎧上徑歸城執劍自裁滴血書偈曰提起吹毛劍几聖齊潛蹤清風拂明月明月拂清風安然而逝天正庚寅六月廿三日也

可睡天叟善長禪師法嗣

遠州可睡鳳山等膳禪師石橋氏勢州篠島人幼穎異依州之淨眼寺剃落受具出參諸老宿謁天叟於可睡看栢樹子話有省呈頌曰明明祖意庭前栢三十年中錯尋思畢竟這些傳不得風吹蒼翠兩三枝叟領之辭遊諸方辨知識後至駿之慈悲尾典賓於增善時有一妙年持弓箭來弋臘師從容謂之曰此地佛刹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君無復射臘可也妙年禮謝乃告師曰我是

鳳山  
等膳

養叔  
融供

三州將種因事留連于此有年今將謀歸願師助吾俱行師應諾卽束裝偕少年送去蓋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然也旣而南歸晦跡篠島築妙見齋棲焉東照源君歸崇道價延見問法說戒大悅賜賚優渥元龜三年命師住可睡總駿遠參僧錄事一坐二十年大弘洞上之道將示寂自辨終焉計辨畢書偈示衆擲筆而化天正庚寅五月廿一日也表奏朝廷詔謚鳳山仙麟禪師

圓通陽菴融悅禪師法嗣

肥前州圓通養叔融供禪師本郡林氏子受度於教院已而嘆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爾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耶遂杖策徧參諸方因緣俱不契聞陽菴道化往依之菴舉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話師擬對菴拈竹筴遠挂之有省遂命分座未幾繼菴住圓通晚將謝世作偈訣衆隨整襟坐脫



巨海  
頁達

總寧養室壽孝禪師法嗣師嗣義翁盛訓  
下總州總寧巨海良達禪師緣契養室出住常之玄勝移領總寧示眾曰宗門有八要玄機回互不同互宛轉傍參樞機密用正按傍提是弄那箇旨山桃落盡春歸去猶有子規枝上啼中秋垂語日靈山指月曹溪話月不涉二途如何是第一月眾無對師曰嶺頭遙指白雲飛僧問看經須具看經眼如何是看經眼師曰寒松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聲未止

廣嚴三嶺巖龍禪師法嗣

甲州廣嚴吉岫舜利禪師姓源濃州土岐郡人也十五從谷汲寺薙染受具學密教尋棄去初參三嶺嶺示以無情說法話從而有契呈偈曰法身無相塵塵說舌覆大千聽者稀昨夜燈籠墮倒地卓邊盒子發光輝嶺領之命分座及嶺下世繼席住之法席鼎盛

吉岫  
舜利

巨天  
要播

慶長癸卯十月念一日書偈曰行年八十酷水河頭踏翻華藏倒騎泥牛擲筆而逝春秋八十歲

龍江續翁宗傳禪師法嗣

房州長安巨天要播禪師上總平氏子生而靈異發祥及入教院為童子釋書儒典並進其師嘉之使其祝髮受具會有禪者勉其更衣入禪指參續翁翁一見器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利那之頃几情頓喪便述偈曰虛空一聲雷驀地死屍活裨僧入頭門觸處盡通達翁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久之乃契心宗及翁移龍江命師補處上堂金鷄生鐵卵石牛懷玉兒這裏有消息幾人發真機

龍穩善菴良置禪師法嗣

武州龍穩格翁桂逸禪師善菴室中稱為上首出世永平開法能

格翁  
桂逸



仁三遷而至龍穩道大顯著示衆曰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竹影拂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蹤

青松久室玄長禪師法嗣

武州青松瑞翁俊鶯禪師備中源氏子早歲慕出世法依洞松寺出家受具後發足參方首謁天嶺次依久室室舉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鈍置和尚室振威一喝師有省次日室理前話問汝如何通不犯師曰出則依戶入則從門室曰石頭道書亦不違信亦不通如何會師曰雪後始知松栢操室頷之卽延入待司初出世總持嗣主青松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年卽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上堂新年頭有法漏洩堂前梅奉

瑞翁  
俊鶯

告參玄人薦取東君面若向這裏薦得釋迦老子無容身處若也不會許汝七穿八穴東照源君聽師法戰嘉師言行純懇崇信優長天正辛卯捨莊田以充寺產慶長丙申夏示疾至六月廿九日索筆書偈而逝臥雲山龍昌寺慈雲山長泉寺並其插艸之地也

大中天嶺吞補禪師法嗣

野州大中公秀關禪師嘗問法要於天嶺禪師得言外旨嗣主大中上堂霜明萬壑月皎千家達磨不會卻返流沙拈拄杖一下曰萬重關鎖盡一劍倚天寒先師忌問衆曰如何是先師真面目衆無語師代曰枯木驪龍露爪牙晚至野州奈須關鏡山寺焉

孝顯的翁文仲禪師法嗣

下總州孝顯與豐建隆禪師本州豪族自幼識見穎卓出家後徧參諸老及參的翁以風旛話悟旨翁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初住龍

白庵  
秀關

建隆  
興豐



泰室  
宗慧

源遷孝顯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字無兩畫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鷓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師道望鼎盛釋問京國召入宮說法稱旨賜號天桂禪師

林泉益翁宗謙禪師法嗣

越後州林泉泰室宗慧禪師益翁手度之弟子也出參諸方復歸依益翁得旨初出世永平遷林泉示眾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貴今日了既無迷悟人了箇什麼代曰春風無高下花枝自短長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維摩懶開口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枝上一蟬吟天正七年正月四日寂

上杉  
謙信

霜臺藤輝虎居士本姓平氏長尾之族也後受上杉憲政之讓改爲藤姓天資勇敢精練軍術不與嬪侍同處常習趺坐永祿歲上京師謁大元帥義輝源公公命掌管領職領北陸數州暇日延諸

山禪將諮詢心要士自以爲得由是自負到處數資談柄聞林泉益翁謙禪師機鋒不可觸士擬抑之即微服到山隨眾入室翁擊達磨見武帝公案眾下語法戰交鋒翁顧士曰達磨不識意旨作麼生會士無對翁曰太守尋常口吧吧地到這裏爲什麼不說破士愴然汗下始慙服翁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大死一回始得士退參數月有省徑往入山翁見其來即曰且喜太守打透漆桶士下拜薙髮自名謙信慕謙公之作也天正六年三月嬰疾十三日謂左右曰四十九年夢中醉一生榮耀一杯酒言畢遂卒號不識院

福昌大麟全索禪師法嗣

薩州福昌南嶺慶舜禪師源姓大寺之族也初參大麟聞上堂語有省遂命分座慶長丁未福昌虛席州守具疏延師主之上堂舉

南嶺  
慶舜



趙州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拈曰日日說時時舉緣底趙州恁麼道只爲渴夫思水太速元和改元正月十四日跌坐而逝

大寧異雪慶珠禪師法嗣

長州大寧繁興存榮禪師對州永氏子十三受度於國分昌春尋依異雪雲陰奇之一日垂示曰十方虛空生汝心中猶如片雲點太清諸人且道此心寬多少師出衆曰我箇炊單長三尺雪曰炊單不問此心寬多少師拜起曰呈似和尚了雪微笑從此機契永祿辛酉嗣席上堂德山棒如雨點不得打皮下無血底人臨濟喝似雷奔不得喝無耳朶底人山僧開堂有血也三十棒無血也六十棒有耳朶便喝散無耳朶便喝散論洞山門下上到須彌尙有天在便下座天正五年正月十五日委順壽六十四臘五十

繁興存榮

南榮禮三

安樂大室永廓禪師法嗣

豐州安樂南榮禮三禪師幼歲出俗不肖局守一隅屢叩名宿至豫州參大室於安樂室示以宗要從而有契留侍左右久之付衣法及眞贊贊曰瘦貌寫成毫不差一肩捺亂破袈裟分明點出西來意兔角杖頭看也麼洎室移大通師繼席住持慶長歲越智康親久留氏守豐州玖珠城告師移寺基於治內締構具體遂成望刹晚倦應接得紹屋繼後勇退尋示寂

寶圓量山繁應禪師法嗣

加州寶圓泰山雲堯禪師越前牧朝倉義景第三子也八歲投州之寶圓寺拜象山和尚爲童侍受具後參光國於遠之大洞謁廣山於越之瑞龍末後見量山於加州寶圓令看擊竹因緣有所入述偈呈山山喜其脫略居第一座初住能之長齡升總持兼攝芳

泰山雲堯



春遷居桃雲太守歸崇甚每設法會師必升座舉宣法要元和改  
元東照源君統兵駐伏見徵諸宗徒入城顧問師亦與焉諸師各  
述祖脈源委及寺院本支源君將以永平爲洞門本寺師上書殿  
階曰總持禪寺者後醍醐天皇敕賜之梵刹而命開山瑩山匡宗  
御製誥命其畧曰補任曹洞出世之道場宜相竝南禪服紫衣奉  
祈國家延長次歷朝天子宸翰皆如斯仰望閣下請隨先蹤源君  
見乃從之遂陞永平總持爲兩本寺爲降鈞帖作大護持總持爲  
本寺者師之力也壬戌稟太守招遷寶圓未幾轉永澤董總持寬  
永辛未養恬一閑院慶安改元正月廿七日書偈曰一彈指頃七  
十五年末後行腳掘地索天擲筆而逝

考證

一巨海章 重續祖傳立總持巨海宗印傳載中秋垂語曰靈山  
話月曹溪指月等及僧問看經須具看經眼等之語非是此則  
師語見代語錄蓋錯以總寧巨海爲總持巨海也

乙酉四月六日拔了

誠々居士青巒



日本洞上聯燈錄卷第十

日本洞上聯燈錄卷第十一

永平下第十八世

萬年嗣祖沙門 秀恕 輯

與聖萬安英種禪師法嗣

城州與聖懶禪舜融禪師薩州人也八歲投多福山護國禪師得度有夙慧靈根自發十七東游依丹州大原慈雲律師受具戒徧參東關諸老宿聞萬安和尚住濃州水晶山往造焉一見器許痛與錐剗遂明大事一日入室安舉南泉斬貓話問衆衆咸下語師呈頌曰提起貓兒正令全超然物外老南泉兩堂首座無分曉學示趙州公案圖安見稱善持示衆曰懶禪子徹矣自是號曰懶禪安住丹之瑞巖拉師俱行安移臨南師補瑞巖及安遷與聖師謝院事輔之當是時關東諸山品議宗乘是非鋒起祠部院召安心

舜融



二師質之師留總院事承應甲午秋安歸山寂信州太守大江尙政永非請師進院開堂乃曰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種興聖今日出世未審有何祥瑞豎起拂子曰還看麼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上堂舉藥山思量不思量底話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處空寂不知爲閑混塵勞不見其亂解制示衆古人曰掀翻圓覺伽藍毀罵平等性智敢問大衆各自有什麼機要衆下語師拍禪牀曰金鞭留當誰家酒拂柳衝花信馬蹄居二載法門矛盾事起鬧聒聒地也師見機隱退山崎有廢寺曰不言師愛其閑寂棲焉寬文壬子四月三日索浴端坐書偈曰一生習懶聖諦不爲今日遊戲雙眼戴眉放筆而逝壽六十

全久浮翁全棧禪師法嗣

參州宗堅寺眞翁宗龍禪師加州人參浮翁值翁上堂舉母胎纒

眞翁宗龍

出已稱尊不是興家便滅門礙胸渙然冰釋親炙既久遂臻靈奧嗣處全久升住永平歷遷泉龍龍溪左典廡菅沼氏就本州新城創宗堅寺延師爲始祖繼白翁然信州小諸城主某氏欲追薦花林宗心居士於治所建宗心寺就勢州長島立花林寺皆以師爲第一世慶長癸卯四月七日書偈而化

宗關碧山瑞泉禪師法嗣

武州宗關豁州達翁禪師本郡人也依隨翁禪師剝落參碧山山授以趙州四門話一日山行舉首見巖松有省往見碧山山曰還我四門意來師曰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泄山曰南羅漢道豁達門開入趙州東西南北任遊遊汝云何會師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殫長安花山曰爾眞是豁州也因爲號命居第一座出世歷遷至宗關示衆舉一人有慶兆民有賴如何是一人

豁州達翁



慶滿瓶傾不出大地無錢人寬永戊寅十月初五日寂

可睡鳳山等膳禪師法嗣

遠州可睡一柱禪易禪師三州人初參鳳山令參雪峯三處相見話未有省發一日山問師曰要知端的意北斗西南看師無措忽有省詣山山問汝作麼生會師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山頷之住後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曰半夜黑風翻大海直得波浪絕點流家中忽有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卻許伊具一隻眼慶長初詔入京說法稱旨特賜覆天一柱禪師之號

圓通養叔融供禪師法嗣

肥前州圓通案考融察禪師上堂舉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曰杖林山下竹筋鞭師曰竹筋鞭不無切忌喚鐘作甌一日示疾集眾

一柱  
禪易

案考  
融察

告誡書偈而逝

總寧巨海良達禪師法嗣

下總州總寧萬極良壽禪師得旨巨海初住結城安穩歷主野州成高大應次稟鈞命住總寧兼攝最乘佛涅槃上堂伯夷死者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釋迦老子今日泥洹未審死箇甚麼長鯨吸盡滄溟水月在珊瑚枝上明示眾鹿門燈禪師僧問西天解夏以蠟人為驗和尚今日以何為驗門曰雨來山色暗雲出洞中明大眾且道此間解夏與鹿門是同是別相知不是三盞酒一盞清茶又醉人

長安巨天要播禪師法嗣

房州長安大雲神龍禪師初參巨天天舉趙州勘婆話示之一日作務次因極力舉檐頓然脫落詣通所見問答三四轉天可之及

萬極  
良壽

大雲  
神龍



天遷化衆請嗣位寺方圯乃力扶樹田蕪者闢之室廢者葺之示衆曰商人入海須假導師學者修行必資善友已遇善友應當承事不惜身命我一聞先師之示誨口耳共喪直至於今冷湫湫地兄弟家晝參夜參勤加修習悠悠濛濛勿筭年於山中矣晚得鑿壽首座付法不知所終矣

龍穩格翁桂逸禪師法嗣

武州龍穩日峰伊鯨禪師久依格翁淡得法忍翁將順世命師嗣其席後移最乘我野檀信瓶法光寺挽爲開山始祖示衆率臨濟和尚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曰美如西施離金閣嬌似楊妃倚玉樓

青松瑞翁俊鶯禪師法嗣

武州青松頭室伊天禪師遠州木原人姓穗積氏鈴木之族也自

日峰  
伊鯨

伊頭  
天室

幼不茹葷不嬉戲坐必跏趺父甚異依掘越海藏寺出家受具後杖策入關東謁瑞翁於萬年翁以南泉斬貓話問之一旦所疑頓釋衝口說偈曰王老死貓兒今朝活路通遠江纔發足七日到江東翁嘉之復召反覆勘辨終無疑滯俾掌記室未幾首衆分座文祿歲出世總持歷遷諸刹領青松龜侶鱗聚闔府僚屬以至遐邇宦民間道者不絕丕振玄綱川口氏創玉窓禪刹聘爲開山之祖又有信官建大松寺請爲始祖上堂舉古德曰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拈曰供養三世諸佛是供養無心道人是擊拂子曰名利盡隨騎馬客是非不到釣魚人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風射破窗鳴東照源君嘗入寺聽師說法大悅自時厥後每月值先考諱辰迎入城設齋一日齋罷命師闡揚第一義師舉



朴堂  
宗淳

趙州四門話示之自閤老以下環而聽之靡不悅服奏闕特旨賜紫衣普光禪師之號慶長庚子增廣城堞命遷寺基於城南檀施填門指顧之間成績偶示微恙作書別諸外護以法嗣麟曹補其處恬然坐逝慶長五年七月朔日也春秋七十八

大中白菴秀關禪師法嗣

野州大中朴堂宗淳禪師依白菴參究遂稟印記矣住後上堂知見立見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直下不生凡聖解鶻鳩啼在綠楊陰

孝顯與豐建隆禪師法嗣

越前州孝顯舜國洞授禪師參州設樂郡人也俗姓日下氏十一出家禮泉龍光國和尚落髮受具十六東遊久參與豐于總州天女山尋謁仁菴恕及東關諸名宿復歸嗣法與豐結城左金吾源

舜國  
洞授

三了  
麟達

晴朝請住城東福嚴寺次移孝顯然堂廡毀廢而境致亦不揚師謀晴朝遷寺基於城南勝地鼎新殿宇結制附籍滿五千指後黃門源秀康卿移守越州福城於此新建一院請師爲開祖又以孝顯名之葢不忘其本也慶長七年秋八月觀光京師寓高臺寺因奉詔入內特賜紫衣并心月圓光禪師號旣還而二三子爲師造石浮圖請銘師乃銘曰吼月嘶風石馬牛寒巖立叫老比丘塔前去去生公說說到臘年不點頭慶長戊申二月二十八日謝世

福昌南嶺慶春禪師法嗣

薩州福昌三了麟達禪師本州平姓前田之族也久從南嶺遂受印可元和改元春應州守島津氏敦請開法玉龍上堂舉法眼道識得癸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癸子天地懸殊師曰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野頭秋水淡丙辰二月初八日唱滅壽六十二



珠關翁

大寧繁興存榮禪師法嗣

長州大寧關翁珠門禪師筑前州穗波郡藤氏子十三依永福寺  
心翁祝髮參異雪於大寧雪陰奇之命主藏密踐七載及雪退席  
繁興續武師乃攝衣從之一日與問曰天傾地倒誰煉石補師曰  
不自惜身命耽著無上道與曰作麼生是無上道師曰日日是好  
日與曰空合空時如何師便禮拜自是機契天正丁丑春應諫議  
大夫大江輝元請住大寧開堂僧問七年咬苦雪十歲摘繁花無  
生一曲子端的從誰家師曰千鍛百鍊鑄鐵牛僧曰與麼今日報  
恩一句如何師曰有威氣時添威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問母鷄洗  
身沙爲水猫兒洗面唾爲湯是甚章句師曰父子不傳真妙訣乃  
舉羅山開堂話頌曰堂前收斂僧伽梨鷲嶺能峰浮密機洪濶大  
江藏八國祖輪佛日發光輝卓拄杖下座嘗應請七處謂妙悟妙

昌紹屋

義瑞雲松蔭妙青枕肱大蘊皆推師爲振業之祖天正乙丑退大  
寧歸妙悟慶長八年二月十五日趨寂壽八十三

安樂南榮禮三禪師法嗣

豐後州安樂紹屋昌隆禪師侍南榮戮力十年得印記出世總持  
遷安樂宏扇石屋門風居十餘年豐臣延俊木下氏請住松屋寺方  
三月廢者具興因稱中興元和改元乙卯四月一日寂癸亥冬大  
寧鐵村鶯公爲師題真曰清廟大器廣廈棟梁覺海遠濶豐陽  
激波瀾德藩高闊興松屋爲金湯安樂峰列共枝葉成就雲關揭  
月光青山父白雲兒常銜瑞色彩鳳雛蒼龍子日吐玉芳正徧兼  
到放收全彰真證不可以言傳眉宇自有黃金骨妙契豈容以意  
到襟懷已堆錦繡腸具陽廣八種面目顯新豐五位宗綱孤高絕  
世曠家在徂徠山上住喬松難老久昌昌



關室  
徐天

寶圓泰山雲堯禪師法嗣

加州寶圓關室徐天禪師，越前河合氏子，弱齡依州之寶圓象山和尚出家，參量山於護國，命充知賓。明年升掌藏，謁長齡泰山禪師，遂承記筭嗣主。其席升總持，遷桃雲。寬永八年，黃門利常卿請移護國上堂，舉藥山久不陞堂。一日院主請曰：「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山曰：「打鐘著主聲，鐘衆集山，便歸方丈。」師曰：「夜半拾金針，天明穿玉線。」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真宗師曰：「要會，卽背問。」如何？是道師曰：「照顧脚下。」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慶安三年正月一日，坐次忽扶杖而曰：「吾今日行矣，宜各努力。」侍僧問：「如何？」是和尙行脚事。師曰：「老僧今年七十七日，末後行履，一句作麼生？」師曰：「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卽擲杖倚蒲團而逝。茶毘收遺骨塔院之後山。

龍蟠  
松雲

永平下第十九世

興聖懶禪舜融禪師法嗣

城州興聖龍蟠松雲禪師，未詳族，興州人也。年十一從禪龍寺傑山和尚薙染，十六遊方，歷參東關名宿。時萬安唱道，瑞巖師往造焉。聞安舉平常是道，話疑久矣。一日入室，問曰：「如何？」是道安曰：「茶裏飯裏不向別處，師便拜。」立安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安。」曰：「只道得一半。」執侍七年，次參五嶽華園諸老，還鄉正保乙酉，鐵岑牛公住龍淵寺，結制招師。首衆以已事未了，再復抵瑞巖時，懶禪和尚據席，師傾誠叩請禪問。來來去去，有何所得？師曰：「活龍不鑑死水，禪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振威一喝，禪曰：「猶是鬼窟裏活計。」師擬開口，禪打趨出。師當下豁然，詣方丈舉似禪。禪舉公案詰之，應酬無滯。禪領之會，萬安重興寶林，師與懶禪同往。



補佐明曆丙申住杉山神應寺萬治己亥遷興聖開堂辦香供懶  
禪法雷大振信州太守大江尙政永非執弟子禮乞受戒法黃檗  
隱元禪師聞師旺化來謁隨喜師復訪黃檗元大鳴法鼓迎之坐  
定乃曰谷溪龍出遲師曰者裏論何遲速元曰龍袖拂開全體現  
師曰賊知賊元曰且坐喫茶師居興聖一十八年多有成績晚創  
東林院佚老以天和壬戌十一月朔日唱滅壽七十七

常樂喜叟周津禪師法嗣

師嗣月津宥松嗣桃翁等春春嗣魯雲宗齊齊嗣總登九天天嗣明室

繼哲哲嗣昌山常玖玖嗣

心源祖鑑鑑嗣雲岡樂久

加州玉龍寺桂巖慧芳禪師參喜叟於常樂得旨尾州太守源廣  
居士聞風請主常樂天文歲郡主前田氏勅立精藍延爲開山寄  
映田若干頃卽今玉龍寺是也示衆曰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  
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禪德還會麼畫鼓連槌響耳畔不聞聲

桂巖  
慧芳

解夏示衆舉洞山萬里無寸艸話師曰莫守寒巖異艸青坐著白  
雲宗不妙僧問如何是洞上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兔懷  
胎入紫微天文丙午夏示微疾招嗣子春良繼其席八月廿八日  
端坐而逝

宗堅眞翁宗龍禪師法嗣

參州全久九峰如珊禪師一號湖海參眞翁令看趙州勘婆話有  
所入遂召入室印證後出世永平遷全久歷主泉龍龍谿丹州太  
守管沼氏於上州創禪苑還以全久爲名移師主之居數載退歸  
參之全久天正辛卯臘月廿五日示化遺偈曰達磨不來東土二  
祖不往西天一條古路無荆棘遊戲自在入九泉

靜居五峯開音禪師法嗣

師嗣報資宗恩思嗣傑山鐵英英嗣舟谷長春香嗣鐵叟棲鈍鈍嗣琴峯

壽泉泉嗣大樹宗

光光嗣賢仲繁哲

九峰  
如珊



駿州靜居天桂傳尊禪師南紀人族大原氏體貌厯碩機警聰敏甫八歲從窻養寺傳弓和尚芟染事之十八遊方參與聖龍蟠可睡衝天依清涼玄忍受具如洛泉涌聽周律師講法華至六十小劫猶如食頃之文大起疑情就周求肯綮周以義訓辨析師笑而已後到駿州中途舉目見山川媚明豁然有省自是機辨迅捷無當其鋒者時聞鐵心道望師不通介紹輒獨掉臂以往心熟視曰待爾久矣師曰和尚依甚見某甲遲曰爾太饒舌師曰只爲遮掩不得便禮拜遠往靜居見五峰機契延寶己未正月使師入室付印記嗣補其席升總持事竣而再復還靜居浴佛曰指天指地指頭有眼周行七步脚下有眼恁麼具大眼目底爲什麼被山僧一點基逢敵手行難藏會訪心越於旅邸扣盤珪於江府專陳衛宗之意二師俱歎異之僧堂新成請獨菴和尚安居相與激勸期復

古風元祿己巳近州大雲齋疏迎請臥不起使再四到師曰比來吾宗弊風久扇斗米易嗣呂牛冒姓已喪家法本何出世之有爾莫復言專使啓曰大雲一衆爲法假師孰謂不典懇請不止於是應之翌歲結夏雲水輻湊因事退院述偈有隨緣今日又騰騰之句抵攝之荒陵徧藏驚菴棲遲六年丙子遷阿州丈六示衆曰佛祖玄脈衲僧鼻孔一師印證一資承統十方三世盡空盡界一切諸佛一切諸祖圓集破木杓如來國土一時盡入拳頭量王三昧無前後跡無彼此分眼眼相照印印相證謂之一師印證初登祖位更無第二人不啻世尊迦葉曹溪稟黃梅投子承大陽的的面授面面的授歷代諸祖無非一經者箇時節爾等諸人幸有從上尊貴門風自甘下劣莫走糞壤居十餘年因師之氣正德壯嚴峻不倚或忌之法門無賴者將愬之於公府師恬不顧事遂寢寶永



丙戌退臯藏鷲性不樂俗藻麗章句常舉著佛教祖錄排斥邪解  
發揮宗乘學徒多不減萬指嘗校永平正法眼藏援據古籍考其  
詳畧比較選練以述辨註末後示徒曰吾滅後拜閱正法眼藏希  
不孤祖恩攝之吉田有施塔地者欣然相攸把茅數椽號曰退藏  
峰享保乙卯臘月初示微恙應接如常告衆勸勵極切蓋示訣也  
至十日味爽泊然而蛻世算八十八窆全身於退藏所著海水一  
滴報恩編竝行於世

宗關豁州達翁禪師法嗣

武州宗關北巖寅嘯禪師甲州原氏子十七歲依牛頭定慧得度  
圓具出參勝光天永天應慧照無所契入豁州據宗關師回錫至  
州臘八上堂釋迦老子來也卽今在諸人鼻孔裏成正覺師通  
身汗下州知其所悟問同時成道意旨如何師曰牡丹一日紅滿

北巖  
寅嘯

城公子醉州嘉之遂密付心印出世諸嶽遷松門信松宗關晚開  
雲光以贊焉寬文壬寅臘月廿五日寂

可睡一柱禪易禪師法嗣

士峰  
宋山

遠州可睡士峰宋山禪師姓石橋氏世居勢之篠島幼依妙見等  
膳禪師剃落十八稟具戒膳遷可睡師侍從焉天慧內發淡有所  
悟及膳遷化一柱嗣位師懷香入室機語相契慶長戊戌夏承鈞  
旨住可睡任僧錄司事庚子春江城命致天下洞門有禪學者命  
師總事法戰諸禪列坐東照源君親度扇子賜師師拈起曰吾宗  
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今日大君苦苦要諸禪師舉論宗旨又令  
我蒞其事好似逼起石人舞且將古人一則葛藤共諸禪商量一  
番記得六祖因明上座趨至大庾嶺祖見明至卽擲衣鉢於石上  
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脚踟悚慄



明日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是見何道理？傑岑關進語曰：山是山水，是水師曰：須彌躡跳於何地？措足耶？關曰：明上座卽今在什處？師曰：不思善，不思惡。關曰：山是山水，是水廣嚴。貞曰：金剛正體是非？外師打曰：今日當陽七花八裂。貞曰：便是金剛不壞身。師曰：如何？是常存底句？貞曰：鷓鴣作鷓鴣聲，鵲作鵲噪，龍雲教曰：美如西施，離金闥，媚似楊妃，倚玉樓。吉祥察曰：一點梅花，藥三千世界香。全榮學曰：銀盤盛雪，明月藏鷺雙林。鎖曰：虛空昨夜說夢，後北海漁翁垂釣，吟正法。達曰：鷓鴣子搏天飛，師乃曰：諸尊宿雖旣說破了，更有說不到之處，可睡。小長老不惜口業，爲諸人道破。擊扇子曰：還聞也，只要且郎認得聲源。君喜歡，親承顧問，及還出神府，賜賚尤加。已而至山，謝事退居金生寺。台德院大相國歸附。

寺產以養老，寬永乙亥九月廿三日臨終書偈畢，湛然坐逝世壽九十有三。

林泉傳室文的禪師法嗣

師嗣一傳岱純純嗣寶谷松悅悅嗣了山松岱岱嗣實田以松松嗣機外

了禪禪嗣大宗省淳淳嗣芝岡宗田

正明堂

勢州長昌寺明堂正智禪師，興州會津人。薙度於天寧寺，往至若州發心寺，謁丹嶺和尚，親承示誨。孳孳參詳，研究箇無字，而有微悟。次參黃檗木菴禪師，圓大戒。一日問曰：通身無影像什物，恁麼來？菴曰：兩腳立地。師曰：是爲來，爲不來？菴曰：識取話頭。師曰：恁麼則當下安身去？便禮拜。菴曰：子細好生看。又示偈曰：摩醯正眼獨，孤圓燦破大空，徹底源。一句洞明無漏智，千差坐斷氣軒然後入。紀陽林泉的和尚室，傳衣爲洞上種艸住。勢州長昌道聚三五共，甘寒樓規約整肅如臨，廣衆禪誦之暇，血書經王，每字三禮以酬。



恩有延寶元年八月六日歸寂臨終有偈曰昨夜須彌飛入海天  
明踔跳大虛空生生死死是何物火裏優曇徧界紅青天白日白  
日青天作日恁麼今日恁麼古往今來只如此咄書畢湛然坐脫  
壽三十九

圓通案考融察禪師法嗣

肥前州圓通久學融貞禪師參案考令看香巖上樹話有所入及  
案遷化起嗣其席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旨龜跛鼈曰如何是佛向  
上人師曰土雞瓦犬上堂前無釋迦後無彌勒中無自己拈拄杖  
卓一下曰蝦蟆跳上梵天蚯蚓蒸過東海

長安大雲神龍禪師法嗣

房州長安齡山馨壽禪師本州產幼依巨天禪師祝髮學佛經書  
過目成誦乃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緊去參諸尊宿

久學

齡山

倦遊再復歸長安天問汝離此幾許年師曰十年天曰笠子下徧  
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了也天曰卽今因甚不拈出師  
擬議天曰我還草鞋錢來師當下脫然有省及天遷化大雲公補  
處師佩服之機語契合雲命掌記後繼雲之後住長安始開法道  
大行一日微恙書偈而逝

龍穩日峰伊鯨禪師法嗣

武州龍穩梅叟隣香禪師示衆舉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世尊據座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要識外道麼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泉井檀信創金  
澤寺請爲第一祖天正十八年庚寅五月廿九日示寂

青松頭室伊天禪師法嗣

武州青松一峰隣曹禪師姓藤氏江府人家世宦族幼事翰墨依

梅叟

一峯



萬年久室爲驅鳥十四得度猶治文章室呵日出家兒果作騷壇  
奴僕乎師不能加答卽傾誠參究及室告寂瑞翁來補處時頭室  
爲第一座師日親咨請室詰之曰靈雲見桃花悟去見何道理師  
曰病眼見空花室曰只如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漢未徹在  
又且如何師曰又是空花結空果室曰不是不是師擬進語室便  
喝自是廓然無碍室據正席命首衆慶長四年出世總持至室遷  
化稟遺命續席凡叢林未備者悉新若大殿若雲堂若山門檀林  
皆成於指顧之間初未見有經營之狀也上堂舉金剛經曰佛告  
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  
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  
我門來上堂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正與麼時  
賓主交參一句作麼生道鶯遷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大

相國秀忠源公命師於城中提綱宗要聞未聞法感慨待遇尤隆  
由是師名益著凡官僚諸侯多折節問道或捨地建寺迎請者亦  
夥矣若青龍湖雲瑠璃光正山等皆爲開山第一世元和六年召  
春道代令住持退居巖觀之雲居山大龍寺寺本伯州太守豐原  
忠俊青山氏之所建以師爲鼻祖也癸亥十一月示疾八日索浴更  
衣書偈云漚生漚滅五十七年打翻藏海雪月一天擲筆而逝壽  
五十七

大中朴堂宗淳禪師法嗣

野州大中韓嶺良雄禪師初參諸老發明已見後依朴堂有深造  
遂入其室住後示衆雪峰僧問近入叢林乞師指示峰曰寧可碎  
身如微塵終不墮箇師僧眼師曰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  
一溪



大國巖  
大佐

孝顯舜國洞授禪師法嗣

奧州長源寺國巖大佐禪師遠州種智郡川上產也徧參諸方得旨於舜國出世結城孝顯奧州磐城城主源忠政鳥居就淵室山建長源寺聘師為第一世開堂僧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携時如何師曰文叔雖為天子貴子陵只作舊時看曰恁麼則風前月樹猿啼滄洲煙外鷺宿師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時如何師曰王令稍嚴不許撓奪行市慶長戊申舜國示寂於越前孝顯寺黃門源秀康卿具幣書移師主之以先人遺蹤忻然應之居未幾以病告退舉三陽泰付山門化導畢再復歸長源己酉秋以泰恕補處退老閑居元和丙辰將終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逝

國昌心巖宗智禪師法嗣

師嗣盤州林臺臺嗣端更存的的嗣心叟英傳傳嗣禪想宗明明嗣義山

大雲  
文龍

宗舜舜嗣視室慈俊俊嗣  
雪菴壽欽欽嗣益之永謙

武州守光院大雲文龍禪師族藤氏本州足立郡人生而異相形傾偃倭稍長穎悟日記千言其父見師資性絕俗俾事郡之國昌寺心巖禪師十五削髮尋稟具巖室中舉婆子燒菴語驗來學眾皆未喻師已豁然矣束包出關遊歷東西者二十年首眾光德寺職滿省觀巖巖喜出所傳法衣與之以寓付囑之意初出世永平繼巖席主國昌法道為之一振名聞于輦下三被敕入內庭奏對稱旨賜紫衣佛日金蓮禪師之號師素有能翰之聲命書大字及歌書上大悅寵賚優渥留宮中月餘帝憫其老耄放令還山芝鄉守光院舊名守綱佐佐木守綱所創立安置彌陀醫王二聖後罹災廢時有熊澤守光居士捐貲重興諸宇欽師德望請為始祖以護國名山守光為院名參徒日集道聲洋溢已而謝事還國昌植



心巖遷化常泉虛席移師補其處示眾舉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  
思量甚麼山曰思量箇不思量底僧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山曰  
非思量師曰不思量處石裂崖崩若又擬議白雲萬層居數歲謝  
還國昌聞望遠著為縑素欲艷若上州清巖長昌武州安龍皆請  
為第一代晚築妙昌寺養閑元和三年正月十八日委順

福昌三了麟達禪師法嗣

薩州福昌大川長益禪師平姓兒玉之族也歷參宗匠機契未投  
參三了於福昌值了上堂舉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  
考妣師有省投丈室呈所解了領之俾掌記室熏炙七年元和丙  
辰嗣住福昌大播玄風丁巳九月廿三日示滅奉全身塔于潮音

大寧關翁珠門禪師法嗣

長州大寧安叟珠養禪師本州村氏茂族十五祝髮於異雪珠公

大川長益

安叟珠養

往謁保寧雲甫東海諸大老無不參尋末後見關翁於大寧一日  
入室次機語契合天正十七年繼席開堂自得暉上堂佛未出世  
祖師未西來早是妙法直是玄談何用出世何論西來天邊之月  
醒哩而侵海底之波嶺松之風飄飄而驚澄潭之龍山僧開堂土  
上加泥皎潔地上洒屎尿雖然與麼欲知山上路須是去來人諸  
仁者還要知山上路麼擲拂子曰又手當胸只這箇祖翁田地未  
荒蕪戊戌秋養恬于大蘊軒慶長九年臘月無疾溢化

寶圓關室徐天禪師法嗣

加州寶圓傑外雲英禪師能州輪島人出于鈴木氏自幼穎悟日  
記千言下髮於本邑蓮江寺禮芸公為師後受具戒參請一十餘  
年所遇知識十有餘輩最後參關室於長齡淘汰有年付以衣偈  
初住總持遷居桃雲羽林菅原光高卿嚮道歸仰慶安庚寅承小

傑外雲英



松黃門管原利常卿請住賢圓黃門卒法名起微妙院殿一峰充  
乾大居士請師爲秉炬導師太守管原綱紀卿修大資齋會師對  
靈小參吹毛劍出匣兮裂破魔網如意珠在掌兮相隨天色互照  
五方直得雄名振天下乾德向朝陽不諼靈山囑丕興寶坊祖天  
因是增瑞氣佛日由是吐祥光正恁麼時薦嚴相應一句如何道  
拂一拂曰楓葉欲殘看愈好梅花未動意先香萬治庚子退靖一  
閑院延寶二年二月廿七日寂

永平下第二十世

興聖龍蟠松雲禪師法嗣

城州興聖梅峰竺信禪師攝州大坂城人出舟橋氏年甫三歲讀  
屏風字遠近傳以異之八歲就塾讀書僅至旬日朗誦四書十卷  
時人歎其穎敏十一投播州安養寺長屋養公披髮受具後適南

梅峯  
竺信

都鑽研經論徹其義髓既而參萬安和尚於興聖次徧歷東關叢  
社後扣懶禪於山崎禪指令見興聖龍蟠蟠一見奇之師朝參暮  
請略知機要一日師問曰和尚久唱新豐古曲未審室中有唱和  
者麼蟠曰還聞檐外雨滴聲麼師曰可謂調高和者少蟠曰汝試  
和一曲師曰舌柱上齶蟠首肯一日侍次蟠問曰趙州戴屨鞋意  
旨如何師曰鐵牛擎出黃金角蟠曰山僧不然師曰和尚作麼生  
蟠以手裏團扇安頭上師曰鐵牛擎出黃金角蟠曰如是如是師  
便禮拜從此鍼芥相投再參承衣偈有梅峰梅子熟多時別後初  
知再遇遲之句嘗在播之護生寺居第一座次遊歷加北復歸播  
州省觀業師養公公喜師至領院事寬文丙午出世總持移但之  
養源風化緇素聲震諸方豐岡城主京極氏并無生居士深欽師  
德爲外護丙子秋信州太守永井帖請住興聖上堂蟠眼裏九



夏道場須彌額頭七間，雲堂偏正錦綺單，有餘長陰陽玉燭門。星  
嘉祥乾坤大地打成一團，森羅艸木鍊爲一塊，誰道不逐四時凋  
孰道寒往又暑來，若亦恁麼參得崑崙底，新豐門下未夢見在爲  
甚如此，悟本大師云：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九  
旬安居薦取，此話不停機，無依倚些些，有參學分何故，金龍不守，  
寒潭玉兔豈，栖蟾影更有一句，祈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上堂備  
箇寒蟬答，寂寥分開秋色，又堪描出門，不出渾閑氣，萬里家山鐵  
一條，甲子春謝事，隱于墨江，臨南寺，丁卯秋水，戶黃門源光國卿  
遙聞師風德，請館耕山居，三年謝病而歸，舊止庚辰歲，竊與鷹峰  
出山禪師議，正欲訴官衙，大救宗弊，蓋一百年來，吾門不古，間有  
依院易嗣，或某師滅後，同門代付之者，師嘗憂之，自撰洞門劇談，  
以爲救弊之先容，已到江府，乃寓城外青龍寺，且陳宗門利害，自

愬忠憤不已，更會瑠璃光寺田翁長老戮力助之，於是癸未春祠  
部院飛彈守阿部氏及本多氏永井氏，諸官員密察其忘身爲法  
之誠，迺達鈞聰，始賜允準，即召永平總持及宗門甲剎數十員，各  
聽處分，秋八月特降條令，永禁如上弊惡之事，九月南歸，直入和  
之白雲山與禪寺，因著林丘客話，以述革弊解惑之意，寶永丁亥  
秋示疾，預先命徒作棺，自說入棺，頌十一月十九日集諸徒警戒，  
求筆自書偈曰：望八老兒今日做大古渡，無人白雲自在書，畢如  
睡，坐化壽七十五臘六十五，諸徒依命以全體葬之，塔曰靈源焉。  
丹之正印因州多聞並其插，艸之地也有語錄行於叢林矣。

大乘明堂雄噉禪師法嗣

師嗣福州光智  
智嗣超山問越

加州大乘白峰玄滴禪師，江州彥根人，受度于濃之全昌寺，徧參  
諸老宿，卒爲大乘明堂之正嫡，濃州大垣城主采女正藤氏信氏



以全昌迎請大張爐鞴煨煉學者州之安八郡平野鄉故有廣大寺歲久將壓本多氏某室壽心大師撤而新之邀致師為主師遂遷文其楣曰廣大榮春院元旦示眾平野雪消滿目新無邊藏海湧金輪庭梅吐露真空體廣大山中一色春戊申春應本多氏之招遷加州大乘上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且道盡大地有情使得那箇心良久曰鏡分金殿燈山答月樓鐘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滿地落花春過後綠蔭空鎖舊莓苔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弓折矢盡問今日供養先師真如何是先師真身師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淵下太忙生問亡僧遷化向甚處去師曰高峰激白浪井底起紅塵寬文十年七月示疾至八月十四日索浴端坐而化壽七十七

全久九峰如珊禪師法嗣

香山

參州全久香山淳碩禪師洛陽橘氏子初參九峰峰問何處人師曰渠無國土峰曰誰為汝安名師曰安亦不名峰曰二途俱不涉速道速道師曰待柏樹子成佛向和尚道喫茶次峰問柏樹成佛時青天落地汝作麼生會師曰茶鍋元來舊鐵聲未絕峰痛捧遂服勤月餘機語契合開法總持遷參之全久泉龍龍溪上之全久寶永乙丑臘月三日卒於參之全久

宗關北巖寅嘯禪師法嗣

舜山

武州宗關舜山補澤禪師本州館鄉安藤氏子年甫十六知有宗門事依牛頭山北巖禪師出家巖授以狗子話涉歷寒暑茫無所入出遊謁萬安於江府起雲機語不契遂登常之天童山放捨世緣痛著精彩一夕定起豁然省悟偈曰忽然一夜絕功夫荆棘透過離有無慶快平生底時節中心樹枝聳天衢徑回謁北巖呈



所解嚴冑之服勤數歲晨夕警發益臻壹與及嚴打退鼓師嗣席住之牛頭屋老做已甚不堪仍舊師一舉新之居三十餘年足不越閭慕其道者磨萃至無所容晚載退隱華嚴谷瓶鉢外無餘剩不畜侍童日惟一餐夜坐達旦如是者十三年元祿丁丑春示疾召門徒囑後事曰吾三月十五子夜行矣至期索浴書偈曰六十九年顛倒倒顛翻身歸去春月一天擲筆而逝壽六十九臘五十四

圓通久學融貞禪師法嗣

肥前州圓通東甫融菊禪師本郡人初參諸方無所契入偶閱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及參久學一言契合凡宗門話頭未能透脫者必咨決老成住後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鴉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路從平處嶮人向靜中忙

東甫融菊

長安齡山鑿壽禪師法嗣

房州長安長巖田悅禪師自幼厭葷穢薄世塵父母捨長安寺出家禮巨天和尙爲師操行清苦躬執樵爨天常稱曰再來頭陀天旣寂神龍嗣其席命師充典座偶洗米次忽猛省卽述偈有多年糴粕粒今日到無塵之句乃詣龍求證龍打趂出齡山居第一座師日親叩請遂得其單傳之旨辭去歷參各宿復還長安時神龍告退齡山據席以師充首座及山沒乃任住持法席隆盛一日無恙書偈安坐而逝

龍穩梅叟隣香禪師法嗣

武州永源寺大鐘良賀禪師久參梅叟稟心印天正癸未爲衆所逼出住慧源寺丁亥移龍穩文祿壬辰受島田氏請就坂戶縣開永源補最乘再住龍穩示衆舉智門祚禪師曰神方秘術父子不

長巖田悅

大鐘良賀



心道  
牛靈

傳山僧有箇藥方黑豆好合醬師拈曰智門恁麼道只是應病用劑龍穩有箇藥方睡起有茶飢有飯行看流水坐看雲示衆今朝六月又初一爲報諸人莫自屈日用無不大智門摩訶般若波羅密師云眞淨恁麼告報是則是可惜許舌頭墮地山僧不恁麼今朝六月又初一推枕軒中聽雨眠慶長甲寅正月廿八日示寂

青松一峰麟曹禪師法嗣

武州青松心靈牛道禪師源姓市野氏和州郡山人旣長不甘處俗依南都招提寺出家受具習唯識迎刃卽解棄去參撫州於豆之修禪州陞座稱一峰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往峰一見器之一日入室有僧請益雲門吹毛劍話峰曰去汝不劍客師疑之甚乃退參方三年得發明遂蒙印記後來凡有所問以此話試人初出世永平遷青龍屬撫州由萬年徙龍穩祠部院命師嗣席示

衆舉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門曰祖諸禪德還會麼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上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博頭瓦礫孤迥迥地墻壁露柱硬糾糾地青山綠水淨裸裸地草木叢林明皎皎地覷著則睛動著則錯金不博金水不洗水七八葉蘆秋色裏兩三行雁冷雲邊後光明帝聞名敬甚慶安四年詔師於禁庭說法帝大悅奉錦綺僧伽衣徽號遺以手書曰金華山頭流芳於鷲嶺之仙窟青松林綠鍾秀于牛頭之峰巒子葉孫枝地靈人傑道灌舊勝槩雲岡古道場仰之彌高瞻之彌古牛道和尚永平玄脈一峰嫡流蚤歲踏破行脚之鞋從師學道平日用盡吹毛劍董徒領衆出源家豪華眞俗兼備開洞門戶牖宗說圓明雖寄身於東關得轟名於北闕特賜暉山吐光禪師內宮貴戚各施珍愛黑白參禮者日接踵不絕旣歸命十洲補處退閑自創源



建室  
宗寅

昌松久二刹後值洲遷化衆僧堅請師不得已再復據席偶示疾弟子知師不起求真贊師隨手書曰誰把五彩畫成這些幻化空身渠儂不我關筆而逝明歷元年仲冬十三日也

大中韓嶺良雄禪師法嗣

野州大中建室宗寅禪師契悟於韓嶺之室嶺付以伽梨續本寺席示衆真歇了禪師曰上孤峰頂過獨木橋蓋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微不出戶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師曰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到梅邊有別春

福昌大川長益禪師法嗣

薩州福昌桃屋仲圃禪師本州中滿氏子未冠爲僧徧參東關諸老茫無所省復還參大川川一日示衆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師聞頓領厥旨川上堂告衆曰仲圃淡得石屋之道後學宜

桃屋  
仲圃

貴胤  
巖胤

依之遂付信衣元和辛酉薩隅日三州太守請住福昌緇白翁然寬永改元令上足守哲補其處退藏花舜而終

大寧安叟珠養禪師法嗣

長州大寧貴雲嶺胤禪師肥後田氏子禮忠山公得度往參華光能山次謁關翁於大寧朝夕咨請密領玄旨辭參野州與源照嚴執務者三年忽聞關翁退大寧居妙悟往省覲翁問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汝東遊益耶損耶師曰賊入空室翁笑休因令師馳書屬大寧安叟叟問往來甚多忙還知在處師曰驀忽當着自家底元來總不離本位叟曰白頭子就黑頭父時如何師曰密密不通風叟曰爲我建一箇壽塔師曰月上西嶺日出東自是機語相契遂蒙付屬慶長三年出世總持領大寧僧問佛日高懸祖月彌朗僧雲漫漫法雨滂沱學人到來請師一言師曰燕知社日歸巢來僧



曰是那邊事是這邊事師曰問事便得禮拜了退乃日日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胤上座出世成何事昔日洗面摸著鼻今朝發開八字眉諸人還見麼喝一喝下座癸卯住永澤明年謝事復還大寧丁未退居大蘊軒元和五年七月廿五日寂

高傳龜雲龐鑑禪師法嗣

師嗣泰翁守守嗣天交殊泰泰嗣珍翁正琢琢嗣源源珠德德嗣玲嚴玄玻

肥前州宗智寺不鐵桂文禪師本州杵島郡藤氏子生而英敏匪凡十三依本郡之無外本公為童子十五祝髮受具十八而游方首上大寧謁安叟尋抵關東掛錫於常州多寶院晝夜體究七藏詣足利學校聽講經史久之曰是可以了生死耶乃棄去時貴雲開法於大寧師往謁命首眾以大事未了謝去慶長丁未登拘爾孫山住靜夢感永平古佛顯現問答親付黑竹篋覺而益精勤一

不鐵  
挂文

月  
白  
虎

夜忽聞山嶽震動灑然開解述偈曰無端發轉威音箭夜半觸髓一貫穿的當陽超百億單傳直指不傳傳時龜雲鑑禪師住肥之慧日望重一時師懷香入室以從前所得求證雲以宗門語要一一訊師師皆具答雲頷之乃命分座及雲退休眾請嗣位宗風大振加賀守藤直茂鍋島氏裔師道望建宗智寺延居為始祖寬永十三年臘月廿三日入滅壽七十四臘六十

寶圓傑外雲英禪師法嗣

加州寶圓月嘯虎白禪師加州人傑外室中稱為上首出主諸嶽遷居太巖萬治三年加越能三州太守菅原綱紀卿檄請住寶圓山門頗頹弊乃力為經度凡堂閣殿廊無不新者禪餘講楞嚴經風化四眾偶有一客架弓射玄鳥者俄患病發熱舉身大腫骨節尤痛幾危殆乃大叫自護曰我是此州之廟神也日到月大師處



聞說甚淺修多羅汝何寇我至此乎其父徑到寺求救于師師應諾遂愈太守相與崇弊聲光煥發天和元年告退以丹嶺公補處俄罹疾到期書偈曰生來鏡裏像死也水中月更要問端的金剛嚼生鐵移頃而逝元祿己卯八月二十日也

永平下第廿一世

興聖梅峰竺信禪師法嗣

城州興聖高雲祖稜禪師隅州加治木竹內氏子十三依薩州福昌天室禪師祝髮受具十九游關東凡一時弘法宗師無不商榷請益謁愚極於龍泰罕當其意及參梅峰和尚鍼芥相投蒙許可矣延寶己未住越之敦賀永嚴貞享甲子住興聖上堂曰禁足護生無繩自縛守規隨矩好肉剜瘡禪僧家朝遊西天暮歸東土有時線針眼裏輓繡毬有時蚊子眉上打筋斗只有恁麼人方知恁

高雲祖稜

麼事須知盡大地徧十方無有針鋒許非當人安居之處乃攀拂子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一時拂子頭上安居還見麼又擊禪牀云轉不思議法輪還聞麼若是靈利底漢聊聞舉箸別起便行忽有箇漢掀倒禪牀喝散大眾也未是作家於禪僧分上全無交涉且道禪僧有甚麼長處良久云直饒浪擲千尋爭奈龍王不顧解制上堂曰嫩柳含煙老海沐雨喬林鶯吟暖閣蝶舞漏泄天真無精無粗俗利禪僧快須薦取以拂子擊禪牀云三千里外不得錯攀居十年元祿癸酉春屏居於江州德應又徙河之安養丙子二月朔日臨寂書偈曰來時非有去時非無不來不去須彌倒趺壽六十一

大乘白峰玄滿禪師法嗣

加州大乘月舟宗胡禪師肥前原田氏子母夢吞日輪乃有孕生

月舟宗胡



而穎異早願，出塵投圓應寺，花嶽和尚得度，年甫十二，修學無倦，十六而遊方，到東關挂錫於常州多寶院，因聞眾中商量云：無心是道，疑之多年，至寢食共廢，一朝在廁，疑情逼切，忽聞微風觸扉，做聲驚雨，打破疑團，歡喜不可言，然而觸事不能無礙也。往參萬安和尚于丹之瑞巖，私呈所解，安懇加磋磨，一日出山行次，失步喫顛，廓然如桶底脫。又一日在眾寮聞沙彌誦證道歌曰：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賢聖如電拂，身心器界恍如影響，從前礙膺物蕩盡無餘蘊。即說偈曰：一口吸盡四大海，無處藏身婆竭龍，洞水逆流流不竭，唯有今日契吾宗。時師三十一歲，遂入金獅白峰和尚室，密稟衣法并遺祖戒本等，出住攝州宅原次，遷長圓大乘，又創興禪禪德兩院，為第一世師。嗟法門凋零，隻手單肩，恢復永平古規，化行海內，嗣其法者悉龍象。上堂舉曹山五位旨訣了曰：大

衆要知曹洞宗，唯嫌揀擇立家風，有無共脫，合平等背觸，共非絕異，同正任安居調度，制直成實，相住持功，事存理應，底時節本末都來究竟融，諸人作麼生。會良久曰：一二三四五六七，石火電光不易通。上堂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善哉洞山麻三斤，珍重雲門乾屎橛。浴佛上堂藥嶠浴來，破木杓雲門打菘爛藤枝，湖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主山對案山，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案山對主山，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氣壓恒嵩，平地上青分，齊魯半天中。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雖然一色，乾坤山自高，海自深，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山高不露頂，海深不見底。庚申秋謝大乘隱洛巽田原郵有古寺號補陀洛山禪定寺，傾頽已極，師住此革教作禪，興復為行樂之處。元祿九年正月十日示寂，有偈曰：出息入息前步後步，生苑去來箭鋒。



單傳  
文清

相柱無中有路通是我真歸處泊然而逝壽七十九臘六十七有語錄傳於叢林矣

濃州全昌單傳文清禪師江州彥根佐藤氏子十歲禮白峰於全昌薙度年滿圓具飫遊叢社復回得法白峰瑞世永平大垣城主源氏定氏田請居全昌次遷榮春煨煉學者得人甚眾晚退老閑居享保丙午三月二日託疾告終遺偈曰老翁八十又八歲端的身心俱脫空蕩豁太虛無聖礙塵塵都莫不圓通壽如偈臘七八光源瑞泉並其開創之地也

全久香山淳碩禪師法嗣

上州全久特雄專英禪師微證於香山初出世永平住全久至參之龍谿上堂孤峰頂上打開十二街而與多聞天共闢富十二街頭行履孤峰頂與黑暗女方視貧卓拄丈曰要會麼處處絲楊堪

特雄  
專英

融頓  
一庭

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寬永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示化

圓通東甫融菊禪師法嗣

肥後州萬松山國照寺一庭融頓禪師肥前佐嘉上原氏子年十三投圓通寺東甫和尚下髮納戒初習教甫深呵不許師造室求發藥甫曰此道離文字非色見聲求之所到汝欲求法他日自會去每有咨參甫曰汝自會去十八歲憤然告辭遊方到東關挂錫於江府萬年山謁一峰禪師得示捷徑次參龍穩撫洲孝顯天桂凡十餘年一時名宿無不叩請咸蒙印可既而西歸省東甫於圓通甫曰汝多年東奔西走將有何事師曰只知和尚曩時爲我不說甫曰知的作麼師曰何必思量甫曰既是非思量來此作麼師曰鳥飛如鳥魚行似魚甫曰錯師便抽身退至晚延入室付信衣并相承圖元和癸亥分座玉林後出世總持移圓通寬永丁卯



轉玉林當是時寺廢衆議革輪番住持請師重興居十三載力爲經度振興叢席移居長崎洪泰寺寺本龜翁鶴公之所開創也顧其地狹隘不足容衆移寺基而重新之改曰佛臺當時天草妖奴狐鳴邪教猖賊殘害以至滅佛寺東朝遣將帥誅之而尙有染餘習者延及于長崎馬場利重奉旨命諸宗碩匠化導之師亦與焉諸師在處以其道教誠師唯授歸戒趨化者憧憧不絕寬永壬午春入東謁大猷源君賜資優渥秋九月召至關下對揚稱旨上大悅加嘉號寺曰普昭佛臺賜紫衣徽號詔書曰海雲山峯之清高廓肥州熟所之勝景普昭佛臺之壯麗稱長崎名區之精藍一庭和尙西天比丘東甫的子提現成公案密印體用全彰演妙湛總持言詮自他以利爰承柳營之鈞命關禪窟而大匡宗徒元傳英蓉之袈裟辯佛魔而能弘祖道奄達雅望於禁闕普播名聲於遠

邦特賜了外廣覺禪師既陞辭西歸天草郡司鈴木重成取鈞旨請師赴郡待以師禮且曰邊鄙之俗久惑邪說難揄非師德韻誰諭愚頑邪願居此重興招提揚宗教以度州民師不得止而應命雪山補皓臺之處重成視基趾乃匠殿堂不日而成名曰萬松山國照寺以師爲開山始祖慶安戊子進院法雷大轟雪山旣寂皓臺虛席師兼攝住持承應甲午以國照付丹山退去長崎也足菴萬治二年七月十日戟化壽七十三臘六十一

長安長巖田悅禪師法嗣

房州長安嫡宗田承禪師初參長巖乃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巖曰汝要那箇心師擬議巖蓋面一掌師當下領旨更不馳求拗折拄杖朝暮研究足不越閭凡一十九年有千里尋師到富川無用心處始安禪不知幾箇蒲團破一住方休十九年之偈巖寂師起

嫡宗  
田承



續席未幾舉其廢修造屨功師以年高退閒尋示寂

永源大鐘良賀禪師法嗣

武州龍穩朝谷是噉禪師契機於大鐘住後示眾舉遵布衲在藥山為殿主浴佛次山問曰汝只浴這箇不浴得那箇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便休去代曰高山流水深深意不是子期誰賞音慶長壬寅霜月廿四日委順秩父光明寺五明圓通寺並其插艸之地也

青松心靈牛道禪師法嗣

武州青松十洲補道禪師江府人族源氏海福獨本庶兄也家世崇善父偶罹世難母携二子詣萬年春道和尚問曰我家素修福善而屢繫殃難不如意竊疑佛說因果者皆是假設也道曰因果通三世豈可以一世求之耶此生雖為善而不得其福者前惡之報勝也仍諭以鳩摩羅多告闍夜多之三時業說母聞是語已頓

是朝谷

補十洲

釋所疑因素薙髮師與獨本側聞亦淡求度母子三人同時出家稟戒後為道勇決聞起雲萬安禪師道望遂往禮謁安舉先德機語諄諄誘之既得其說回萬年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道以藥山直指人心話問之復不契後道遷龍穩囑師曰汝向後當依靈長老能盡子機用師稟命恭禮心靈一日入室次機語契合遂大發明命掌記室初出世永平遷青龍至青松上堂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頓也漸也權也實也只作一句道卻今日熱於昨日上堂三祖大師道不用求真須息見萬年又且不然不用求真不用息見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師有母存築洞春菴以奉養焉正保三年三月十一日示寂眾請師末後句師索筆書曰須彌翻倒入藕絲盡大地人尋不著遂逝

大中建室宗寅禪師法嗣



宗門  
關庵

武州萬松山泉岳寺門菴宗關禪師。駿州源氏子。登具後往謁朴堂。次見韓嶺及參建室。一日室舉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然有省。乃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室曰。也只道得一半。後出世。永平次。遷大中。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師倦。應接辭院。上堂。太平既致。高枕無憂。休拈三尺劍。罷架一張弓。還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卓拄杖曰。五湖煙浪有誰爭。江府檀信就城南。創龍雲院。延師居之。後移基於進院。示衆曰。山園仙壟水。遠佳城。言中有響。句下分明。當山有恁麼佳境。今朝是。呈何瑞色。良久。曰。異苗繁茂。處深密。固靈根。後得萬松山勝境。創建精藍。榜曰。泉岳。黑白駿奔如衆。歸市遂鬱然成一方叢。席上堂。嶽之云。高千峰。聳秀威。慕嶽之嵯峨。好箇圓覺伽藍。九旬密密。不露鋒鋞。法王法令拳拳。奉行良久。擊拂子曰。推開明月戶。氣象恰似秋元和。

代翁  
守哲

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坐化享年七十六

福昌桃屋仲圃禪師法嗣

薩州福昌代翁守哲禪師。本州惟宗氏子。既長。不甘處俗。依法華嶽代賢中公。爲童子。十九。祝髮。受具。首謁桃屋於福昌。因入室。聞舉子湖看狗。話有省。呈所解。屋曰。未在。師曰。這回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屋便。喝師拂袖而出。屋深。冑之。服勤十載。住後。法化大行。得其開發者頗多。升住總持。事竣復還福昌。寬永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謝世。壽六十二。臘四十三。

大寧貴雲嶺胤禪師法嗣

長州大寧鐵村玄鑑禪師。筑前小川氏子。母夢梵僧。振錫入室。內覺而生。漸長。投聖福寺。卜雪公爲驅烏。受具。後遠往關東。徧參諸尊宿。忽聞大寧關翁道化。往造焉。翁器之。命待香。尋掌藏。翁已示

鐵村  
玄鑑



寂安叟貴雲相次住持師隨侍二老獨欽貴雲一日問曰汝久參關祖透得關也無師曰活龍不蹈桃花浪雲拈棒師拂袖而出由是機語契合出世總持領大寧上堂舉有一老宿於門上書心字於窗上書心字於壁上書心字山僧住院曾不點窻壁向何處見心字良久曰皎然天地無私照一道光明處處通再住總持明年謝事歸大寧遷防之玄齊立起其做退歸大寧庚申春退藏于豐前者關岷山羅漢寺寺元逆流開士之所草創而徧山中刻石佛菩薩羅漢仙眾都三千餘尊之像慈嚴妙麗靈異殊勝住持某喜師到讓席爲禪利請爲第一世未幾學者川奔海會師厭煩謝去直入向津村築室掩關寬永戊寅十月十二日順世遺偈曰殺佛殺祖七十二年吹毛寶劍光射黃泉

寶圓月嘯虎白禪師法嗣

丹嶺祖衷

加州寶圓丹嶺祖衷禪師若州佐田鄉人父田邊氏母香川氏年甫九歲投清芳叟公爲驅烏十二歲聽人法語始信有宗門事十六游方歷參諸名宿皆機緣不契後聞月嘯白禪師徑往叩之嘯付以道要乃辭去於江之深溝村卓菴辨道一日誦般若心經至心無罣碍之文忽爾有省然而以少不爲足更著精彩孜孜而不休後在城州平尾山豁然大徹有忽築著孃生鼻孔萬般妄境一時除之句卽歸寶圓呈所解嘯可之後出世總持歷主若之發心芳春江州菴原主稅居士致以靈水尋謝濃之加納城主丹州刺史松平氏聘遷全久兼領參之龍溪岡崎城主右金吾水野氏迎第宅咨詢法要待遇尤渥加州太守菅原氏遠聞道風請以寶圓師住多年應接已倦退院有偈云六處住山三十年去留自在絕寅緣有人問我歸休地遙指丹州落日邊遂隱于丹波小尾山創



慈德寺以先師嘯老爲始祖又營法華寺於中臺移之寶永七年七月十六日跌坐而逝世算八十七

永平下廿二世

大乘月舟宗胡禪師法嗣

加州大乘山道白禪師備後藤井氏子十歲禮龍興寺一線公  
雍落受具未幾線退席赴關東師侍從隸藉金峰先修空觀二年  
次依文春禪師於高秀晝夜精勤至忘寢食一夜對月跪坐忽有  
省卽述偈有夜深雲斷天如洗徧界無塵礙眼光之句線歷主海  
藏集福師侍之總轄庶務終無難色時江府萬松育州禪師結制  
招師版首既而棲息于王子山觀清寺遂聞月舟和尚據大乘法  
席冠北邦往造焉舟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  
舟日還記臨濟禪事話麼師曰但無憎愛洞然明白舟日切莫忘

道  
白  
山

卻由是機語契合一日慶讚檀越倡衆書寫法華命師代作銘師  
卽題曰法譬因緣特地周蓮華開發一毫頭欲知實相眞功德畢  
竟橋流水不流舟日橋流與水不流請訛作麼生師日一念不生  
全體現遂承記筋明年出世永平事竣復歸王子山名刹交聘不  
就竊嗟宗門陵夷深韜恢復之志延寶庚申有大乘命以先人行  
道之地忻然應之秋九月進寺統衆肅整叢規爲之魯變上堂若  
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若人識得身毘廬有眞主大地無寸土徧  
界不曾藏毘廬有眞主徧界不曾露直得明暗交參徧正回互正  
與麼時機不墮位一句如何道取良久日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上  
堂語忌十成離滲漏機存回互慎功勳藥中假使得無毒治病須  
餘一兩分正與麼時又且如何宛轉在盤荆岫玉卷舒繞石嶽頭  
雲上堂世間相常住水元水山元山徧界都無縫罅處黃金鑄出



鐵崑崙一住十二載養恬于墨江與禪寺繼移禪定更求深靖入  
洛北鷹峰卓源光菴養焉元祿庚辰夏與梅峰禪師相議東上將  
鳴官大救嗣承亂統之弊具梅既抵神府屢獄詞部衙門具陳其  
曲折仰祈明斷以祛之款留四載於是癸未春諸宮義二師之忠  
丹乃達之於台聽秋八月特降鈞旨禁遏流弊師速詣衙謝恩辭  
歸舊隱靈元太上皇聞師名召入宮稱疾不起詔賜內庫純  
綿師創建禪席者八區皆爲開祖正德甲午秋示疾預囑後事八  
月十八日索浴書偈曰超師超佛滿八十年秋風捲地孤月遊天  
無幻幻兮無病病全身入塔石中蓮書畢而斂目至十九日黎明  
整衣端坐而逝春秋八十歲全身塔于本菴閩中鄭任鑰作塔銘  
焉廣錄四十八卷行世

雲山  
愚白

泉州成合寺雲山愚白禪師肥後人幼而薙染尋詣山崎存性律

師受具初禮愚堂國師於江府正統菴間入道捷徑堂看狗子話  
師力究多年遂忘筌蹄次見大愚雲居等諸老抵豐即賢嚴於多  
福如崎謁道者于聖壽師以方言不通需毫書曰乞直指者擬採  
毫書師奪卻擲地者又採毫師又奪卻者微笑入寢室從此服膺  
後投月舟和尚稟新豐密旨韜光於肥前巖吼菴已而出世肥後  
大慈寺乃寒巖禪師艸創之梵刹而龜山皇帝救賜之道場也師  
住之數年頗倦應接肥遜于泉州因訪黃檗木菴禪師菴謝以偈  
有艸鞋跟底盡珠珍之句又一日菴到攝津舍利寺師適在此相  
見清話次菴曰近日到南都隨喜東大寺佛殿最好面師曰佛面  
有什麼不好菴曰或時清淨或時無明師曰獨坐當軒是誰菴曰  
佛殿懷胎師曰本來無一物赫赫動大千菴曰鶻子搏天飛師曰  
今日霜風冷菴曰且坐喫茶又到加北省舟和尚舟甚歡充首衆



祖道  
宗心

無幾國司管相公延主瑞龍居三年復歸泉南太守岡部氏篤歸敬焉師晚創成合寺爲始祖元祿壬午二月十八日臨終說偈曰全死全活來去沒蹤跡一喝虛空落片紅竟寂壽八十四濃州寶鏡山祖道宗心禪師越後人也初見弘濟禪師於播之龍門親炙數載頗有悟入次參月舟和尚於大乘一日入室舟問曰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州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曰此猶是揀擇州曰田庫奴甚麼處是揀擇僧無語汝作麼生師曰某甲從來田庫奴舟曰甚麼處是揀擇師曰老趙州也得照破田庫奴肝膽舟以拂子擊禪床兩下曰揀兮擇兮當軒布鼓師曰始知臺山路滑舟曰自領出去師珍重而出又茶話次舉馬祖陞堂百丈捲席公案至汝深知今日事師曰丹霞燒木佛猶較些子馬大師爲真佛點眼敗關不少舟曰那裏是他敗退處

德翁  
良高

師曰深知二字太老婆也舟笑而休遂舉師首衆密授印記後住濃州寶鏡山有偈曰從來不昧鏡峰巔體用齊彰接滿天雖我住山虧鋤斧無邊風月伴安禪示衆百艸頭邊震法雷一毛端上放光來萬像森羅等成佛遮莫優曇火裏開天和癸亥八月廿五日卒於墨江興禪寺壽四十六備中州西來寺德翁良高禪師武州江府人姓藤氏宇都宮之族也母大曾根氏生容貌不凡十三依吉祥離北重公爲驅烏十五雍染一日聽維摩經始知有教外之旨遂肩錫遊方首造遠之初山見獨湛明年依黃檗木菴禪師圓大戒去參月舟于興禪依鐵心于蔭涼得啓迪者最多再還鄉參潮音於館林晝夜孜孜提撕狗子話一夕定裏心中噪悶通身汗流不覺叫無無翌日徑行至聖僧後忽然有省徑入禪室呈所解音又示以百尺竿頭話自是



胸中直如著竿頭，寢食俱忘。一夜向聖僧，跪坐達旦，不知有身心。器界忽覺香火，觸指凝滯，泮然冰釋。待明入室，蒙許可。時師二十五歲矣。次到瑞聖，再覩木菴。明年秋聞月舟，旺化於加北。飛錫禮謁舟，因上堂。師出問曰：趙州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意旨如何？舟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還許學人借水獻花也？舟曰：許師曰：有水皆舍，月無山不帶雲。舟曰：似則似是，則未是。師豎拳曰：這箇是不是？舟曰：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師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便禮拜。舟微笑而休。自是服膺，閱三寒暑，至冬適宿林，再見潮音。音試造詣，師應答若建瓴。延寶庚申，桑山南針禪師招師，以充表率。分座天和壬戌，住總州正泉寺。翌年省舟於禪定，舟以衣法并永平戒本付之。於是出世。總持復還正泉時，備中定林虛席，羽州刺史水谷氏聘師。

補之未幾，本多房牧政長，以大乘迎請上堂。大道虛曠透古透今，三世諸佛同一修證，修證不曾染汚，狸奴白牯同一趣向。趣向更是平常，所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瑩潔。畢竟如何？六月買松風，人間恐無價；上堂合定，金鎖石女日生兒。推開玉關，青山時運步；南嶽與天台相逢，還把手拄杖子，忍俊不禁出來，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只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上堂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日午打三更，盲龜參跛鼈，元祿丙子春，退道于備中。明崎秋於新見府，重關西來，故址府主關氏居士，道空禱德為金湯。若玉島圓通，矢野龍洞及永壽武之德，昭越之慈雲，諸刹皆應請為開山。師平日多採靈蹤，行化諸州。到處或一夏或一冬，留師舉揚宗乘。如越之林泉，信之松岳，金鳳是也。寶永丙戌秋，還圓通開堂結制。明年秋抵濃，大慈捨衣資，扶化儀。



如宏智助大慧於育王也戊子冬在播久學示疾至春歸圓通四方問候者接踵師從容酬酢無異平居至中夜疾革黎明索筆書偈曰大地山河一堆塵埃今日消盡分明沒胎前儻然而蛻時白氣一道直貫上下村里望觀卜師示寂時寶永六年二月初七日也壽六十一臘四十六火浴獲五色舍利無筭建塔於西來師纂修續洞上諸祖傳有語錄盛行于世矣

玉龍大圓慧展禪師法嗣

師嗣材長春真良嗣桂巖慧芳

加州玉龍覺翁慧等禪師尾州人父前山大岳居士乃管丞相之後也十三從常樂材長良公下髮出游謁大圓于玉龍機契圓付梅山和尚法衣自退補其席天正歲對州刺史菅原長種前田聘移龍淵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相逢會有知音知未必清風動天地間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石牛臥水上問如何是

覺翁慧等

衲僧下事師云手把金針不度與人問如何是知不到處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後檀越創金剛寺挽為第一世慶長庚戌五月十八日寂

全久特雄專英禪師法嗣

天外梵舜

播州全久天外梵舜禪師相州鎌倉伊藤氏子天姿粹美無處俗意綠業建長初徧參諸耆宿最後見特雄於全久機緣脗契久之開法永平歷主尾之天澤乾坤丹州刺史源康長源平氏聘住信州全久其嗣光重移鎮播之明石就治所建精舍還以全久為名延師住持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大圓鏡裏鑄象無私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胡漢不來時萬象無私鑄大圓鏡諸仁者且拭卻眼中塵切好看一番參之龍谿虛席同門檄請補處亦若濃之圓成尾之宗心江之養源冷泉丹之普濟皆應請為第一世所至弘道樹業



雪山  
鶴臺

厥功茂焉承應二年癸巳八月二日戢化

國照一庭融頓禪師法嗣

肥前州皓臺雪山鶴臺禪師微證於一庭出住常州長興寺繼庭公之後遷皓臺上堂臨濟三玄洞山五位拈放一邊諸人腳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曰若不登樓望安知滄海深上堂一大藏教不是黃面老子說底直指人心不是達磨大師傳底擊拂曰劫石有銷日黃金無壞時慶安己丑九月十日寂

長安嫡宗田承禪師法嗣

加州金龍山天德院巨山泉滴禪師武州人自幼識見穎卓登具後徧參諸老咸無所證抵長安值嫡宗上堂舉遠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語平生礙膺之物冰泮以所見呈宗宗舉公案詰之酬答皆愜宗意宗曰後來有人問洞上宗乘以甚麼祇對師曰蘆

巨山  
泉滴

高巖  
蕭道

花無異色白鳥下汀洲宗肯之俾掌記室未幾命首眾分座說法及宗遷化嗣補長安大相國秀忠公延洞門諸宿入城中商榷宗旨師亦與焉公數指目於師蒙寵賚甚渥由是名著加賀黃門管原利常卿於金澤城創天德精舍資冥福將求哲匠住持遂言相國公公命師住之師堅辭公再告以卿意勤不獲止應之寬永辛巳十月廿五日示寂壽八十一

青松十洲補道禪師法嗣

武州青松高巖薰道禪師相州愛甲郡人姓平氏曾襲父職充縣令不樂遂棄官隸天王院落髮受具徧歷戶庭無所契入參十洲於青松以平日所做工夫逐一吐露洲知未有人明示心要甚憫之直指捷徑時疑團頓然冰消洲詰之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娘生鼻孔從來直洲曰我家無殘羹剩飯師曰謝和尚



供養洲心冑之命入待司久之出世永平遷相州天王江府全勝  
晚繼心靈和尚之後移青松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回未  
出輪回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是處你等  
諸人到這裏作麼生辯圓覺良久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  
始應知明曆丙申秋示微恙謂左右曰斯疾不可起吾往必九月  
五日叙訣衆請書偈師曰緣未盡則住緣盡則去何作偈爲言訖  
而瞑建塔西山

泉岳門菴宗關禪師法嗣

野州大中天南松薰禪師遠州人九歲從可睡鳳山膳公爲驅鳥  
受具後首參韓嶺於大中執侍數歲及謁門菴一語契投親承記  
筓出住江府天曉院東照源君曾詣鳳山室詢禪因知師道邁待  
遇益隆應長乙卯承鈞旨住大中領僧綱洞上宗隆於此席上堂

天南  
松薰

舉長蘆了禪師曰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驚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  
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師曰銷金  
帳裏低低唱碾玉盃中淺淺斟上堂西風五更雨南雁數行書袂  
僧門下告秋令是甚時節主中主天中天家勢金輪萬代傳示衆  
宏智覺禪師曰直饒千里同風十方一色未是袈僧放身捨命處  
神物尋無處臺盤徹底乾恁麼告報諸人試道看代曰兕無處投  
其角虎無所措其爪

福昌代翁守哲禪師法嗣

薩州福昌日鑑壽益禪師本州折田氏子初參代翁翁問香巖上  
樹話機語相契遂承印記出世總持遷福昌示衆舉眞淨克文禪  
師曰今日供養羅漢夜來四方高人諷誦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  
一徧大眾作麼生是安樂行代曰四海已歸皇化裏時清休唱太

日鑑  
壽益



嶺室  
禪室

平歌寬永辛未退去花舜未幾示微恙委順而蛻

大寧鐵村玄鶯禪師法嗣

長州大寧嶺室禪鶯禪師壹州高氏子年十一投本州真翁達公  
薙度走參關東諸老宿聞鐵村闢化大寧往依之村與語大驚異  
之留待左右朝夕咨叩盡發其秘元和庚申嗣主其席上堂夾山  
會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山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  
碧巖前法眼曰我二十年成境和會山僧曾掛錫此山二十年參  
月坐雲只見獅子峰橫前金剛嶺豎後虎溪北流猿洞西歐錯作  
境會今日住山來界畔七里青山萬朶全是不作境會大眾且道  
喚作境卽是喚不作境卽是山僧今日住持事繁卓拄杖下座寬  
永丙丑十一月九日託疾告終壽五十八臘四十二

考證

一一庭章 祖派圖以師嗣宗山守大者非是師東甫眞子其所  
授之嗣書現在國照寺又師付丹山之嗣書尙存焉寬永敕書  
曰一庭和尚西天比丘東甫的予以可併按焉

明治乙酉五月八日校了

滿々居士青巒



日本洞上聯燈錄卷第十一

日本洞上聯燈錄卷第十二

萬年嗣祖沙門 秀恕 輯

永平下第廿三世

全久天外梵舜禪師法嗣

鐵心  
道印

濃州全久鐵心道印禪師伯州河郵郡人十二依龍德寺松菴受  
公祝髮初遊東關徧扣禪席曾嘆法門陵夷宗風不振遂隨萬安  
老人入武之舟田山而盤錯久矣尋參天外於仙壽機語相契遂  
蒙付囑出住信州大昌寺次遷濃之全久參之龍溪加之天德又  
創等覺桑山二刹嘗參學日疑趙州戴鞋話數年一日在大澤室  
閱元祖正法眼藏豁然契悟疑滯冰釋有偈曰幾年此事挂心情  
今日偶諧作麼生眼見耳聞非他物溪聲山色發光明後聞隱元  
禪師來於長崎東明得得謁之具述悟由且呈前偈元徵曰無聲



無色時作麼生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元曰猶在聲色裏師曰待  
青天落地時向和尚道元曰老僧耳聾師曰聞了也元曰了了了  
時無可了又和呈偈曰來時無跡又無情法法盡從晦昧生覷面  
雖然全鉢現不教人見更光明次訪道者於崇福者亦贈偈曰古  
佛明明銅鐵心風吹解吼似鈴吟眼聞耳見無師者白棒胡揮能  
縱擒留崎五旬餘日臨別元又送三偈曰老大偶逢老大漢鐵心  
既見鐵心人來來去去無差路一杖挽回萬劫春歷盡江山幾萬  
重杖黎卓索活如龍尙能放下全無事可振西來教外宗何處人  
來叩竹扉杖頭一搵疾如飛抖擻衣下渾無物聊借薰風送子歸  
亡何元遷攝之普門師復往謁元便問長崎相見與遮裏相見是  
同是別師曰不同不別元曰何不道一番相見一番新師曰耳聾  
聞不見元曰勿裝聾作啞又頌曰洞水翻瀾浮濟舟沒來由處有

來由沂源歸本非同異萬派千江到此休晚隱棲泉南慕道緇素  
不厭寂寞往來駢闐劫建殿宇終爲巨剎號少林山蔭涼寺居士  
河郵氏捨淨財以爲恒產師往時在桑山日法門闢牆事已申呈  
官府於是一時請師與萬安二老求質焉自是威重寰宇加州黃  
門管利常卿丹州刺史源光重和州太守藤廣之等或延精藍或  
迎府內並篤崇之師生平共衆禪坐老益壯堅矣一日違和室中  
示衆曰老僧近日行腳去諸人須要眞參實悟切莫得少爲足老  
僧昔作身心脫落頌未曾攀似人今方拈出充末後句頌曰一夜  
全提金剛杵機前擊碎鐵心肝大休大歇自知了枕上又無間夢  
安徒衆慌忙問訊師應對如常至期令待僧扶起坐定脫然而化  
延賢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也火浴封靈骨塔于本處壽八十八臘  
七十六



大川音龍

海藏一山聞宿禪師法嗣

師嗣慧海存智嗣豫州昌達達嗣三宋秀陽陽嗣天桂昌連連嗣盛韻存翁翁嗣融山大祝祝嗣日山天慧慧嗣命嚴光存存嗣月峯長佐佐嗣在天性存存嗣蜀山怡尖尖嗣壽山玄久久嗣雲山長越越嗣物外性應

遠州海藏大川音龍禪師參州渥美郡片濱人也依遠之連城寺鐵巖牛公薙度一山領海藏擇師掌記一夜偶聞客說佐藤次信從源廷尉義經死節于矢島時有蚊子痛鍼之忽然有省偈曰夏天蚊子活人箭一割當頭透劫空大剛誇義卻堪笑殺人猶在半途中造室呈所解山見偈遽曰汝縱使活人箭亦在半途中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山振威一喝師乃錯愕而退後在祥雲室中讀景德傳燈至羅漢桂琛章有僧問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何是非相琛曰燈籠子師不覺擊卓子一下曰奇哉卓子是如來喚什麼為相身心踊躍從前所得冰消瓦釋乃作偈呈山曰一擊正當

月舟宗林

也太奇不移寸步到迦維儼然未散靈山會即見如來我是誰山笑曰且喜大事了畢未幾出世總持遷橫城龍眠及海藏示眾曰未出門時也太奇大唐幾箇又如斯悉鑽古紙撞窗漢惟有玄沙獨自知薦亡曰諸方禁夏不禁冬這裏禁冬不禁夏一躍跳出禁不禁萬重關鎖一時破元祿己巳四月六日索筆書偈而逝壽七十塔遺骸於海藏

皓臺雪山鶴曇禪師法嗣

肥前州皓臺月舟宗林禪師得旨雪山應世總持遷藝州洞雲寺明曆丙申承台命住皓臺上堂舉雪峰義存禪師示眾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找不入淨慈肯堂禪師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找作麼大眾據此雪峰淨慈二老見處一一檢點將來總成漏逗皓臺分上則不然盡大地無門說甚出入更聽祝聖一句不因



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真太平貞享丁卯六月三日說偈而化朝廷聞之賜謚詔書曰肥州地靈分度門於淨刹皓臺寺古起大慈於海雲月舟和尚天資超然神宇卓爾佩廣覺之的嗣受無著之正傳竹椅蒲團幽居三間茅屋雲斤月斧幻出幾許寶坊莅總持之精藍禪幢曜曜董曹洞之法席雷霆轟遠播佳名正感道德謚曰大機盤空禪師

總寧勝國良尊禪師法嗣

師嗣骨山怨徹微嗣一峯專道  
道嗣鐵山林說嗣嵩極良壽

下總州總寧大淵文利禪師參勝國得旨閱四五剎至多寶寬永甲戌稟鈞命住總寧上堂一朵花開佛出世一枝華謝佛涅槃了知生滅皆虛幻須是當人著眼看卻有具當人之眼底麼藏舟於壑藏山於澤示衆不知月有兩箇不能爲洞上種草諸禪德瑩山

大淵  
文利

大師恁麼道意有那裏還識麼良久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示衆宋太宗皇帝因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寂無對師代曰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僧問臨濟有三句如何是第一句師曰白額藏巖煙霧昏云如何是第二句師曰高崖纜發嘯絕壑自生風云如何是第三句師曰奮迅離巖際咆哮據野中間如何是殺人刀師云長亭月色人千里問如何是活人劍師云後夜砧聲鴈兩行

青松高巖薰道禪師法嗣

武州青松不中秀的禪師越前志比人父山崎氏母波多野氏九歲就塾書史過目輒成誦無營生意從永平佛山禪師祝髮受具山授以正法眼藏未幾從頭看過徵詰酬酢頗異山謂曰汝志氣確實造詣絕人予老耄矣不能成禪有大了禪伯者在東野汝去

不中  
秀的



可見之既參大了了令看趙州洗鉢話半載全無由入後請益高  
巖纔月餘不覺伎倆已盡遂明得二老垂手處俾入侍司自是諸  
方異唱古今玄鑿與之決擇巖密付心印令分座初出世永平遷  
上州耕雲寬文丁未移青松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  
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脩不知囑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上堂庭前翠竹青青砌下黃花鬱鬱衲僧門下何用物物上堂護  
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召大眾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  
者莫若杜其源翌歲俄寺燬師不憚劬勤經畫大雄寶殿僅一載  
卽落成歸然山峙兩廡及衆寮次第而就凡十一年退去東堂丁  
巳北遊上永平掃業師塔次訪大了禪師寢疾於山房了來問候  
師危坐款話而別忽顧侍僧曰吾行矣侍僧請留偈索筆書曰如  
是來如是去十方界不中的遂倏然而逝延寶五年九月十八日

也春秋五十有七門徒茶毘收骨殖歸於萬年塔焉

福昌日鑑壽益禪師法嗣

薩州妙圓奪叟全珠禪師紀姓薩州人父景次母源氏髫齡從福  
昌大麟禪師祝髮受具抵上州謁應朔於泉通服勤四載復歸薩  
參福昌鑑公始得大事了畢寬永歲島津黃門家久卿請住妙圓  
法席鼎盛名聞京國賜紫衣并佛照古心禪師之號且遺以手詔  
其略曰全珠和尚具人天眼爛佛祖肝法戰建五位旗決勝千里  
靈光掛三昧鏡輝名九州揭日月於杖頭定乾坤於蒲上辛未遷  
福昌元旦上堂拈拄杖曰長生我箇黑糝皺歲年年用得新昨  
夜吞空大千暗今朝吐出百花春居六年丁丑謝事歸隱于谷山  
藏六軒寬永十九年六月廿四日寂壽五十五

大寧嶺室禪鷲禪師法嗣

全珠叟



國寔  
宗珍

長州大寧國寔宗珍禪師對州林氏子受度于國分寺受具後徧參及見巖室疑情頓釋室可之寬永三年出世總持次領大寧開堂舉六祖謂青原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山僧漫入先師室稟衣法諸人且道心印爲何顏良久曰栴檀移來一樹植春風秋葉色相同後水尾上皇聞名召闕詢禪要奏對稱旨勅賜紫衣并本照禪一禪師之號晚創寶珠長福二刹

瑠璃光的翁當全禪師法嗣

師嗣年叟永賀賀嗣秀山祐田田嗣華翁桂岳岳嗣亨嚴宗貞貞嗣雲甫永岳岳嗣機明發全全嗣規盛良模模嗣一尖守麟麟嗣悟

中華  
桂法

肥後州東向寺中華桂法禪師石州藤氏子依永明寺天粧祝髮受具如防州參年叟於瑠璃光一見潑器之室中舉道吾智不到

話問之語不契一夕感奇夢覺明前話就求證叟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叟既退席的翁補處叟命師從之翁一日問曰智不到處汝道一句師曰道著則頭角生又舉靈雲見桃華話曰汝見桃華也師曰千年桃核裏何求舊時仁翁領之遂入堂與傳衣孟矣從此辭去東游辨智識參門菴於大中洞谷於吉祥皆蒙許可慶長末年避亂歸里訪年叟於養德時的翁既謝事去瑠璃光虛席叟延師主之堅致不獲謝一住十一年堂宇重新之寬永丁丑能州太守龜井氏請主石永明起其廢凡六年退居攝之難波鈴木正三欽其道望師友之一日謂師曰肥之天草西鄙邊島土俗淳厚近世邪蘇宗屬倡邪教愚民被之魅惑猾賊殘害卒至焚寺毀僧官雖降使節討之尙有餘習者往往在焉重遣家弟重成爲郡命曰宜假力三寶助政教重成今既至那恢復寶坊願師



行化彼土再興佛乘師堅辭於是重成遣使再三請不罷師感其志誠忻然應之正保丁亥夏發船著豐岡重成迎館明德寺執弟子禮咨詢禪要不隔朝昏秋九月被薦戰亡軍士州郡緇素憧憧爭先來瞻禮問法大設檀供戊子冬創東向至明年落成師隨宜開戒垂誨居民久惑邪說再知有真乘者蓋由師倡也寬文癸卯九月廿一日示寂

永平下第二十四世

全久鐵心道印禪師法嗣

城州真成院悅巖不禪禪師信州松本人受具後如長崎謁道者元禪師者一見器之曲示單提要師歸堂精勤至忘寢食始得休歇處因呈偈有直下如同乾屎橛釋迦彌勒漫追尋之句又問曰世間皆學坐佛我不敢學然學便是不學便是者接偈無語只酬

不性  
不禪

以白紙一枚師便拜退者卽示偈曰滿紙呈來隻字無東西南北暗相符果明脚下漫歸去者裏頭頭倒跨驢及者歸支那晦迹於勝尾般若峰一日蔭涼鐵心和尙遣僧招師師誓不下山於是心親自顧問師起迎禮連日倒傾相得無城郭終至傳衣付法乃欲令剛嗣後席師掉頭不應又移茅舍入鳩嶺別峰構獨笑菴溪埋焉後相攸於山崎僻淨適素乃締一字名慈眼山真成院以爲死關也延寶辛酉夏起居違常至秋冬稍重一日上首山預卜佳城自攀鉢子曰千佛萬祖投火隱煙要知端的玄玄何玄喝一喝曰我今把鉢子埋卻自生緣無影樹下坐塔樣自團團便於地上畫一畫臘月朔日告左右曰我必以臘八而行至七日夜諄諄遺諭黎明命湯沐浴自具威儀端坐作偈曰世尊下山我卻上山一生相背過墮無間喚浮生穿鑿不相干恬然而蛻壽六十六



皓臺月舟宗林禪師法嗣

肥前州皓臺獨菴玄光禪師字蒙山本州佐嘉人也童稚敏捷舉一知十常有神人出入相隨唯師髣髴見之髣年從州之高傳寺天國和尚爲驅烏焉夙知有此事而不疑也竺墳漢典不借師授一過目則大義略通永不忘也國撫之曰吾家千里駒前程不可測也得度後南詢一時有名尊宿莫不參尋咨決矣後到崎港崇福見明道者禪師者知是法器左右提攜師淡信服遂溯淵源一日問答了者示以偈有今日摩耶生悉達之句又以巨信禪師遺照并所受之印證偈付師其膠漆相投可知也及乎者理歸舟師投海雲林和尚傳曹洞宗旨嗣後如若州看閱大藏有年矣林以衰老乞歸休上疏薦師於是鈞命逼師繼海雲席臘八示衆今辰腳下明星現須識諸人立處高財物我家富如海莫遊貧里競錐

刀鼻祖忌示衆達磨西來元不來得皮得髓誑癡獸可憐四海參禪者直指單傳是禍胎一住七年以病告辭自此席弗遑暖或寓筑之金丸或隱房之勝山又杜門打睡於萬松山中晚節整復河之經山攝之大道爲掩息之處也師智見廣大常借翰墨爲佛事雖黃古今辨明邪正記述太富總名護法集盛行于世矣其獨菴獨語流入支那鼓山爲霖禪師一見歎美遂作序并評註且偈以贈之曰毫相放光來震旦獨菴獨語徧叢林荷擔大法施全力宗說圓明貫古今元祿戊寅春宿疴再發自知其命矣固卻藥餌至期待僧乞遺偈師危坐求筆書曰放下毒鉢千快萬活置筆怡然而寂顏貌如生是歲二月十一日也門徒茶毘經山塔于大道壽六十九初門人畫師像索贊師題曰無功可稱無德可繩無相可畫無言可承唯有可怪唯有可憎年老作魔滅佛祖燈宗門一痊



絕鄰絕朋

青松不中秀的禪師法嗣

武州青松獅巖梅附禪師讚州多當郡人族大平氏七歲從鄉校氣岸高騫有一日千里之意於佛乘未之信本郡龍德院古鑑公有鑿裁知師器識為啓迪之使其祝髮受具鑑謂曰汝志趣宏遠堪任大法無為我滯此遂往東武謁大了於龍穩俾掌記室時不中在萬年陶冶學徒師委心請法中示以隱山泥牛入海話越三歲不契一日示眾曰離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師頓領旨禮拜中詰之酬答無滯命歸侍司尋掌記寬文九年出世永平繼移湖雲延寶丁巳祠部院舉師補萬年上堂葉落知秋墮第二頭歸根得旨萬里崖州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滾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上堂舉三

梅附巖

如實秀本

聖曰我逢人即出出不為人興化曰我逢人即不出出便為人師曰三聖臘雪連天白興化春風逼戶寒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延寶九年春示微恙乃曰斯疾不可起也吾往必矣至三月廿日付後事遂書偈曰四十五年落賺世緣翻身回去春霄一天右脇而逝火浴瘞于萬年之西嶽

永平下第二十五世

青松獅巖梅附禪師法嗣

武州青松如實秀本禪師肥前佐嘉城人姓源氏馬渡之族也生而額廣犀顛氣象不凡七歲就塾日記千言偶讀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乞從釋氏學無生法依龍泰寺快巖齋公為童子十四薙髮及受具戒徧詣講肆究性相之旨尋棄去游方謁安州於平戶蒙示捷徑抵豐參賢巖於多福服勤三年多得言論風旨次見



卽非懶禪鐵心諸老宿至東武謁德高於永源時當儉歲叢林荒涼眾皆散師啖黃獨數寸度日高指令挂搭萬年時不中主席一見深器重之因歸心弟子之列中每痛與策勵師聞之涕淚俱下卽便放下身心忘廢寢食初掌翰墨至萬年災後經始諸字充直歲竟日與工役搬土拽石夜則危坐達旦如是者七年孜孜兀兀未嘗暫捨不中熟視曰是吾家真種草也佗日此山有賴矣遂囑依獅巖時巖居西堂師攝衣隨之扣以趙州無話巖詰曰若以無爲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爲諦當前面因甚道無師曰一對無孔鐵槌巖曰多人作此見解師擬進語巖遽止之群疑冰消汗流浹背不覺手舞足蹈巖見喜曰子方識好惡矣因以佛祖諍訛公案徵之酬答如建瓴寬文辛亥大松寂元禪師招師充表卒分座提唱職滿出世永平辦香之祝嗣獅巖延寶甲寅住青龍寺樓

屋頗頽弊不數歲革故鼎新天和辛酉春巖遷化祠部院命師續其席上堂六祖曰是不風動是不旛動仁者心動山僧雖與祖師同床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風動也得旛動也得於是何心動之有諸人且道山僧底是祖師底是卓拄杖曰西窗昨夜月華明涼颼已到梧桐樹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柳絮飄風杏花沐雨山禽互喚語諄諄乳燕護巢又叮嚀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瞻部州剛自騎牛便覓牛上堂陸州一向閉門未免崎嶇魯祖終年面壁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村歌社舞囉哩阿呵呵直得千峯齊起舞雙澗共鳴湍拈拄丈畫一畫更把一枝無孔笛等閑吹出萬年歡元祿庚午冬制隸籍滿五千指長防二州大守大江網廣執師資禮爲外護之屏翰藝州侯淺野氏土州侯山內氏摠衣問道師以智證精微操履高邁垂手



之際不假辭色學者畏服尋常不能俛仰媚悅於人無貴賤新故皆以本色語相鉗錘一坐十三秋百廢俱修乃作休菴西溪扁曰不肖掘地爲爐淡如也享保丁酉十月廿日示微疾至廿六日謂左右曰吾世緣止於此矣汝輩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侍僧請留偈師瞠目曰三藏法寶尙爲剩語吾言欲何爲言畢歛衽跌坐而蛻壽七十五坐六十二夏奉全身塔于萬年祖塋

龍泰朝國正補禪師法嗣

師嗣中嚴正的嗣嗣室正芳芳嗣彭山正仙仙嗣大建正巨巨嗣大洞

正桃桃嗣梅翁正嶺嶺嗣光山正玄玄嗣大圓正密密嗣枝深正孫孫嗣林叟正芳芳嗣蘭恕從賀賀嗣大質祖圭

濃州龍泰天菴全堯禪師筑前人也初與萬安鐵心結二人爲侶行脚謁朝國於龍泰機語投契遂受衣法泉州刺史源乘壽鎮濃州岩村請師令住盛嚴遷升總持寬永癸酉住龍泰上堂舉拂曰須彌立大虛日月連相遠法法證實相古今不覆藏諸仁者向者

全堯

裏信得徹則眼空四海機應八方畢竟如何擲下拂子下座丹州太守源康壽加納城主源光重嚮師玄化執弟子禮而作金湯也晚退居倉知大龍院正保甲申霜月廿八日書偈訣衆曰虛空粉粹大地平沉末後一句的的分明遂坐逝壽六十八大龍滿願淨光千手並其開山之所



瓦屋能光

拾遺 洞門達者未詳嗣承與有  
嗣承不拘古今併載此  
唐國蜀碧鷄坊瓦屋能光禪師生于日國里族未詳早載出俗航海入唐參洞山悟本禪師親稟真印天復之初遊化入蜀永泰軍節度使祿虔展挹其道貌捨碧鷄坊宅為禪院迎而居之緇素嚮化大振玄風以後梁長興年末遷化壽一百六十三宋有勾令玄居士蜀都人也深究禪宗嗣法張平雲嘗有拜師塔偈曰大空無盡劫為塵玄步孤高物外人日本國來尋彼岸洞山林下過迷津流流法乳誰無分了了教知我最親一百六十三歲後方於此塔葬全身

道正庵主

道正菴主舊名隆英京兆人族藤氏京極相國為光公十世之裔也父顯盛母源仲家 木曾義仲弟也  
源賴政養為子 之女及長清水谷亞相公定卿索為子仕為武衛權左金吾叙三品才博瞻好古作善吟咏為

學館諸生嗜韓柳之學治承之變仲家從賴政而戰亡哀毀過禮遂罷官薙髮為僧就洛西 木 括囊一室類蘭若專修宴坐又探諸名勝古刹訪有道者德從而學焉會道元禪師與語啓迪之即敬服因知有宗門之事貞應癸未春與明全道元等同契出境浮溟到明州即登天童謁無際次見浙翁諸尊宿逾二年忽聞長翁禪師住天童再往禮謁翁憐其遠來垂開訣遂留參扣一旦鷄一鳴觀日如盤湧灑然有省徑造丈室呈所見淨詰之終無疑滯翁囑令加護寶慶丁亥冬同元公告辭路途廣野數百里絕無人在寒氣凜冽洞腸透背元公發疾身體困羸氣絕忽見神人形甚都麗來與一丸藥遂豁然病愈菴主敬拜就乞傳其術神乃授以神仙解毒方曰吾是日國稻荷廟神嚮元上人道價晝夜防護故今救急術送語畢化去已而東歸直入乎洛西舊隱不復與世接乃以



心越  
與倫

神方授其子隆實法號。囑曰：昔在南方，隨元師竭力供侍。數經時艱，冥靈所祐，幸共免橫災。傳此方術，道揅世汝。自今去俾汝後之嗣厥子若孫，因吾之言，思紹汝志，遞代相承，以此送元師兒孫永護。正法矣。寶治二年戊申七月廿四日物故。窆於興聖寺之後山。

常州壽昌山祇園寺心越與儔禪師一號。東皐嗣法潤堂大文文嗣天界道盛盛嗣東苑。元鏡鏡嗣壽昌慧經嗣廩山常忠忠嗣宗鏡宗書書嗣少室文載載嗣定國可從從嗣俱空契斌斌嗣凝然了改改嗣萬安子嚴嚴嗣淳拙文才才嗣寶應福遇遇嗣盤隱文泰泰嗣雪庭裕裕嗣萬松秀秀嗣雪巖滿滿嗣王山體體嗣大叨寶寶嗣普照辨辨嗣鹿門覺覺嗣芙蓉楷。明杭州金華府蔣氏子母陳氏崇禎己卯八月廿八日生。投吳門報恩寺禮谷叔斂石公。薙染初依覺浪。康熙戊申參翠微潤堂。居二載。堂間狗子話師將啓口堂一喝如此者七八次。佗日又造室堂。喝出平生疑碍。水釋堂印證付偈曰：無紋印子量虛空。印破虛空繼祖風。吾門種草常垂秀。東傳耀後示千鴻。時師卅三歲也會。

明清移鼎，隱西湖永福寺。有明僧燈一住崎港，與福聞師名德遠。據讓席之心，而師亦有乘槎之志。斷應其請，東來係延寶丁巳。當是時，有異派僧某者，嫉師法化，晚視不敢近，竟以不測事誣師閉之幽室。將終其身矣。水戶中納言源光國卿天朝孟侯宗室白眉學綜儒佛，崇尚信義，殆裴相國楊大年之流亞歟。聽其厄於奸僧，憤然論奏廟堂，乃脫其難。遣車騎迎來水戶，與造祇園寺。舊曰天德請爲開山第一世。於是東都有總寧丹心大中連山青松如寶中。都有經山獨卷龍泰，嶽山慈德丹嶺莫非爲之左祖。毘贊宗猷也。元祿壬申冬，開堂雲袂輻湊，至一萬七千指。上堂孟冬望旦，好佳期正值禪那結制時，二十餘歲陳爛貨今朝狼藉怕人，知紅爐列焰餘凡聖，鏡額銅頭也。皺眉父母未生前，面目須了當。莫遲疑斬新，一句須親切。爾是何人，佗是誰。舉世尊昔日於靈山會上拈起。



青蓮花惟有飲光尊者破顏微笑正謂百萬人天罔措破顏微笑啓宗風誰知天德重拈出依舊人天罔措中今日開爐烹佛烹祖鍊凡鍛聖也大家猛著精彩而多年滯貨陳爛葛藤拋向東洋大海格外玄微斬新一句速道速道除夜小參天德山中水牯牛筭來不止六百頭寒冬臘月欠水草穿卻鼻孔不自由撞到三十夜大家團圓頭莫嫌管住無菓子喫些茶兒且解愁要茶吃問茶頭切不可說那邊觀音院裏底老趙州元旦上堂滿目風光徧界新恭逢三始慶芳辰應時及節那邊事願祝皇圖歲月臻是元旦是新春兩般功用合天真梅華牆角看新曆更喜梅華獨占春伏惟元正啓祚佛日和舜日常明物宰年登皇風與慈風廣播所謂四海晏清太平天子朝元日八方寧清萬國衣冠拜冕旒喝一喝下座元祿九年秋示微疾源公來問候師諄諄囑以衛道公愴然而

訣九月廿九日辨愚癡齋召吳雲西堂付衣偈晦日倚椅顧視左右曰五十有餘年游生死海中擺手沒已鼻喝遂坐逝壽五十七臘四十七

惟慧  
道定

尾州萬松惟慧道定禪師嗣長靈正鎮鎮  
嗣天卷全卷濃州關鄉中村氏子也九歲而投龍泰長靈和尚出家經書過目成誦十有四歲喟然嘆曰攻書修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就閒靜處獨自坐禪十八東遊周旋諸老門前後三禪明年西歸抵宇治留錫於興聖寺一夕定中特地了然心境一如內外皎潔覺無罣碍然自知非究竟意在求明眼證徑往崎港見隱元於東明元問從甚處來師云宇治來元云船來陸來師云二途俱不涉元云爭得到這裏師擬開口元便打師便禮拜時道者元公住崇福師又參謁受訓誨明曆元年隱元遷攝之普門師亦從焉後見鐵心子等覺尋



往東武。獨本禪師之菴廬。宴坐一堂。足不越戶限者已九年矣。萬治五年上。黃檗受大戒於木菴。遂隱善應古寺。寬文壬子省長靈和尚於藥王。靈喜之甚。乃授以衣法。時師年三十九矣。明年金山默玄寂公招師居版首。職滿抵加北。助大乘月舟和尚化儀。延寶七年出世。永平亡。何還于善應。元祿元年大開毘尼場。廣化。緇素受戒者一萬餘人。尾州侯降令監護。壬申秋捨衆。隱于小野。僻洞。癸酉尾州侯以萬松寺聘師。稱疾不起。更命含笑。久昌兩寺主。勉令敦請。逼不得已。進院。就大悲殿陞座。曰。單傳柳標沒。思議接物利生當。此時正法如來今出現。海中浮木值。盲龜卓拄杖。一下云。只斯山形。拄杖子無。本無末赤體條條。拄天拄地。到處逍遙。自在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或隨機赴感。則善應諸方所。或現身。則顯廣大靈感。自在神力。或現比丘身。則說直指單傳。道攀拈。

花遺芳。或現宰官身。現居士身。則名護法伽藍善神。不違靈山。付屬。雖然未免。今日入慧上座。手裏來一併被收下。正恁麼時。那箇是千手大悲。正眼良久云。尾城一夜雨過。後匝地春風。只自知師一住五年。常不減二百衆。退歸德巖之舊隱。庚辰冬。善應寺主請師。結制。衲子競集。幾三千指。解制示衆云。笠杖伴歸山下。路面前各自見風煙。頭頭應物。非他物。處處隨緣。不外緣。滿目青山明祖意。一江春水濕心田。人人宜蓄參玄眼。千里步行莫卜蹟。十五年春造。大日堂於寺北岡側。縛小菴。扁曰華藏。爲燕息之所。明年三月赴丹州。緇白喜而問道受戒者日數萬人。正德三年。新正師謂徒云。老僧今年八十行脚。在近諸徒聞之。愕然時。四衆雲集。乞授戒。四月念五日。集徒遺誠。訖右脇而臥。及申刻。泊然而化。門徒奉全身闔于壽藏。



桂堂  
香林

肥前州天祐寺桂堂香林禪師 嗣玄谷宗覺 嗣善翁積 嗣秀外  
親 嗣文月都 嗣文外昌 札 嗣  
 藍州鐵田田 嗣天巖宗禪 嗣天翁吞甫 嗣泰 本州小坡郡人也  
 雲安 嗣天頤 梵 嗣秀巖 承田 嗣大尖 淳甫  
 弱冠出家初參盤珪和尚於豫州如法寺發明已見次見鐵心月  
 舟等諸老遂嗣法於玄谷和尚初住攝津臨南後歸故國住諫早  
 天祐寺師嘗不親文墨不管世事終日兀坐如木偶人也晚年栖  
 息正應寺元祿四年三月七日臨終調衣據坐告諸徒曰山僧平  
 日不雜用心即今臨行毫無遮障汝等宜勉之且有疑請問小師  
 月門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山僧今年六十三門曰生死岸頭  
 自在一句又作麼生師曰白雲無根松風何色門便禮拜師珍重  
 脫然而化

見  
雪山

濃州龍泰齋山見雪禪師 嗣愚屋正癡 嗣長靈  
正鎮 鎮 嗣天巷全堯 薩州伊佐樺山氏子年  
 十六依笑岳寺玉峰落髮明年遊方初謁源清於江府吉祥次參

與聖萬安龍泰長靈正覺格宗皆機緣不契再上龍泰謁愚屋屋  
 知是法器待之彌峻師述歷參所得屋打趣出郡上有古寺名林  
 廣師愛其閑寂而獨處一夜坐久心中熱鬧通身汗流礙膺之物  
 冰釋始見愚屋老人立地處時屋既謝寺事退隱勢南師詣呈所  
 解屋可之寬文甲辰眾請開法龍泰示眾曰刹那生死都無實甚  
 物本來徹底親打坐更闌離異念參究箇不思量人示眾祥雲山  
 下一桶飯滋味元來在爾邊喫著無端如鐵子老僧接待好開筵  
 延寶乙卯董最乘期年而復歸龍泰己未秋明心越禪師來長崎  
 師久嘆宗門荒涼主法乏人今喜其至欣然發專使慰問翌年聞  
 越入洛師親往相訪贈以偈曰三十年來覓知識尋常更欲話宗  
 源相逢驀地無言語直下娘生沒面門越大喜乃次韻謝曰曾究  
 南詢端的意虛空銷殞徹真源西來直指單傳句開豁十方不二



元默玄  
寂寂

門師晚退老龍雲寺貞享二年九月十日順世壽六十  
濃州大禪寺默玄元寂禪師嗣粘心牛牛嗣長靈與州會津人也  
出源氏母大平氏十一禮郡之天寧寺舉州和尚披髮往到尾州  
參一老宿宿示以維摩不二法門師退而參究久之益力一日在  
東厠上翹首見松觸發靈機又一日閱涅槃經至四句偈疑心大  
生憤憤不覺經三歲一夜定中豁爾打破漆桶頓得安心矣時師  
二十七歲乃參月舟和尚于參之長圓鉗鎚鍛鍊焉次上濃州金  
山投粘心牛禪師巾侍久矣終受法印乙未歲抵黃檗謁木菴禪  
師值菴上堂師出問萬機休罷凡聖路絕時如何菴曰脚跟下紅  
絲線不斷師曰淨裸裸絕承當赤灑灑沒窠白菴曰果然跳不出  
師便喝菴便打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峽蝶飛菴曰些  
些伶俐師便禮拜後再參圓大戒乃還金山續長福席影不出山

交連山  
易

者數年有單丁住院占清閒疎食茶羹總不厭之句寬文癸丑冬  
結制衆滿千指請惟慧定公首于衆叢規一則先德大革時弊乙  
卯春加州貳副前田孝貞請師住于祖上廟院玉龍緇白歸仰並  
化大乘示衆檻前竹密水無礙屋後山高雲自在半片髑髏隻眼  
開千生萬死渠三昧示衆百尺竿頭轉身去猶存赤肉舊時容虛  
空昨夜夢醒後黑漆崑崙不見蹤丁巳春退還濃州於笠神郵重  
興大禪古寺棲焉庚申春示疾臨終整衣書偈曰踢倒須彌出化  
城掀翻大海返原鄉不依生死涅槃路六道四生遊戲場書畢盥  
漱跌坐溘然而寂時延寶八年六月二日也壽五十二  
野州大中連山交易禪師嗣燈印察傳傳嗣好山鐵柔柔嗣好覺海  
步秀作作嗣鐵州韓常州水戶岸氏子母叶氏生而岐嶷形儀蒼  
鬢鬢嗣天菴松菴古十三諸父索爲子迫使從商行寓武陵城外以求離俗禱淺草



寺觀音卽棄貨殖歸鄉父母知其志不可奪捨投村院十五得度  
逮受具戒學通內外善屬文精嚴諸部而注念大法晨夕淘汰聞  
萬安關化興聖頂笠投之安與語陰奇之偶閱楞嚴至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脫然忘所證佛祖玄奧咬嚼不破處朗然明  
白後請益燈印得其單傳之旨由是聲光煥著寬文癸卯視蒙永  
平遷常之蒼龍寺水戶中納言光國源公聞名聘住天童山大雄  
院以其幽邃淡靖忻然應之禪誦之外機絕人事專以著述爲務  
源公益重其道龍臨聘問無間鴻官鉅儒折節相訪于寂寞之濱  
元祿己巳鈞旨移野之大中任僧錄格言匡宗銓衡至公僧徒無  
不聽命爲善當是時禪林下衰依院易嗣其流弊有不忍言者師  
每憂之以爲若不奉明旨禁之曷能致焉因詣衙門備陳其故而  
荆棘塞路貝錦成章遂不見用師翻然勇退隱常之新宿關一室

癡絕  
傳心

文其禱曰歸藏嘗頌海雲號曰廣莫垠兮淡莫底沖瀾沈澆納魚  
龍無心蓋覆滄溟上漠漠溶溶卷亦舒定巖號曰無慮無思既默  
然只因至理不言宣且看善現三緘口狼藉雨花石窟前不白號  
曰都盧大地爛銀盤萬嶽千峰堆雪團奇怪就中最高處曾無被  
蓋素羅紈元祿甲戌仲冬廿二日託疾告終壽六十

長州大寧癡絕傳心禪師

嗣明山傳亮嗣江峯全波嗣悅原芳  
欣欣嗣燈外芳傳嗣節眞益純嗣英

巖撲雄雄嗣寬周守  
廓廓嗣鐵村玄鷲

三州黑瀨小野田氏子生而眉宇豁如形貌莊

肅十歲拜龍源寺周峰徹公落髮首抵濃龍泰見鰲山雪旣而遊  
泉南參雲山白謁鐵心和尙於蔭涼心舉脇尊者因緣示之於是  
晝夜精究忘寢寢食一夜詣丈室呈所解心詰曰本分有幾名字  
師曰眞人幻人本來人心屈指曰祇此更別有歟師沈吟心笑指  
紙帳曰蚊帳團扇袈裟直裰師曰如開眼落井心曰汝垂三十歲



日本通志卷之五  
不至於老僧二十歲時見解師不覺汗流浹背辭去見賢巖月舟  
心越獨湛惟懸諸大老天和歲首眾尾之雲山師參請十餘年倦  
遊栖遲濃之大禪古寺時明山在仙壽機用峭峻爲衲子一關徑  
往陳行脚所得山不冝示以華嚴大意更教師看讀全部一曉坐  
丈室忽覺身心器界頓空即起誦梵行品一徧頓然大徹遂詣陳  
於山山詰之酌對無滯自是聲譽藉甚從之者日益廣元祿辛未  
居天德乙亥大寧明山退席使師補其處師謝天德曰一衲住山  
身半百巖扃自誓附殘生山靈惜吾土三尺骸骨相將登大寧十  
月開堂拈香識明山和尚庚辰升菴總持翌年秋退院上堂一葉  
飄空天下秋桂輪皎潔照清幽靈山密旨少林印切忌時人句外  
求不求底且置要看天上月須依指尖頭僧問大悟底人還迷時  
如何師曰青天白日怒雷走進日還有不涉迷悟者麼師曰金香

爐下鐵昆崙迺曰一毫端藏無邊香水海微塵裡出無量大經卷  
拈百億須彌納芥子中把十方虛空爲海一漚浮木接盲龜垂鉤  
釣金鱗諸方各誇英雄手一時張我軍爲箇奇特商量只如山僧  
則不然去年今日空手上此山今年今日空手下此山中間一年  
空手空心既無一法爲人可說亦無奇特玄妙可現只得泥多佛  
大水長船高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彎雖然恁麼者裡還有佛法  
也否舉拂云毛拂不願聞佛法知音千載憶趙州十月歸大寧結  
制上堂衲僧肚裏不着一物寒時說寒暑時說暑見松說青見竹  
說綠仰觀天俯視地聞鐘上堂聞鼓托鉢如趙州客來只道喫茶  
去全無閑意解諸上座直下薦取去禪也道也心也都不出裏許  
若也未諦當九旬刻期今日始七尺單前須承當寶永五年戊子  
九月示疾手書遺訓說偈示眾曰拗折兔馬角拔出石龜毛呵呵



阿呵呵夜半見日頭至十月十三日恬然而逝壽六十一  
薩州香積寺普峰京順禪師世居州之田布施姓山內氏十三出家禮妙圓寺奪叟珠公芟染受具後喜究群書一日計日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而醉心言辭耶首造江都見正三老人于天德親炙三年忽聞道者禪師至長崎崇福即往謁曰某甲千里爲法來乞和尚慈悲方便者曰謝汝遠來師便禮拜者曰莫認驢前馬後師遂服勤者淡奇之命居版首一日者塔頭喫茶次示偈至莫是當年分半座四生九有盡同登之句師曰和尚莫妄想者曰禮拜著師曰乞和尚一句者曰待塔尖倒卓向汝道師便拜者曰倒也倒也師結廬山中密踐六載者送偈曰雪峰自肩輹毳子仁者知羞賣此身果識喧靜無二主不然恐昧這天真會者將歸明師門送之曰一衆悲泣某甲不然者曰汝作麼生師曰海雲萬里同風同

風者曰支那日本支那師曰吽吽吽者曰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師自是還薩晦跡南瀨愛其山川媚明卓菴以居刻苦參究二十一年如一日偶閱法華至四名寶意五名增意六名除疑意豁然頓悟乃微見道者用處天和丁卯春興造香積寺崇請奪叟禪師爲始祖自居次位尼景山入牌示衆生前無生相沒後何有死相且道喚爲甚麼便安牌曰因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薦亡示衆薦拈拄杖曰破蒲團上諸佛頓成等正覺果同一號曰乾屎橛如來國各泥團土塊劫名拳頭霹靂即今瑞岩祐春居士直往如是國親聽如是法且道諸人還會麼若道會則喪身失命若道不會則眉鬚墮落卓拄杖一下禰寢無休居士興復深固院請師住之示衆世尊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山僧不然深固幽遠有人能到且道誰是到底良久曰一字入公門九



大用

牛我<sub>レ</sub>不出<sub>テ</sub>乙亥夏邁病示<sub>レ</sub>衆發心修行菩提涅槃只是<sub>レ</sub>一心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話頭只是<sub>レ</sub>一心諸人要<sub>レ</sub>知<sub>レ</sub>一心麼早隔千山萬嶽了也侍僧知<sub>レ</sub>師不起<sub>レ</sub>因請<sub>レ</sub>遺誠師曰無心則是遺誠有心則是毀犯有心無心總是<sub>レ</sub>鳩毒日逝月淡汝等慎<sub>レ</sub>母忽<sub>レ</sub>僧曰末後一句如何分付師曰有情非情同時成道僧禮拜師跌坐湛然而寂時元祿八年五月廿八日也壽七十六臘五十九

與州泰心院大用禪師族平氏羽州莊內人也倅歲爲僧而有契證天機迅捷脫繩墨住後不拘叢規高談磊落莫測凡聖焉一旦謝院事杖策西游寓<sub>三</sub>之龍海院以<sub>レ</sub>搬柴汲水爲<sub>レ</sub>己任人不知是大用幾乎三歲矣一日堂頭開堂龍象蹴踏問答不決師在傍判斷之恰若大鑑在印宗下判風旛也一衆驚歎於是始知其爲用而叩道者多矣師營小室於街路側安<sub>レ</sub>儼羅王像而居焉岡崎城

洞水雲溪

主水野氏雅好禪學聞師之名延問法要悅其爲人脫灑無礙貽以金帛師受之而不自用悉與乞兒去後遊京師西東任意所適放誕真謹隨時不定饑則入寺纔得殘飯茶滓飽焉或繪師分衛狗迎吠拈杖相鬪圖需贊支那道者元公元題曰聊把降龍孟權拈怕狗杖神通既是不思議如何這笠子能蓋大和尚

攝州法巖寺洞水雲溪禪師肥後人形貌如癡而內甚聰敏依流長院圍巖鐵公爲師徧參宗匠非其人<sub>レ</sub>不與交一時名衲賢巖愚白稱莫逆也初住島原向東寺微不滿意退廬于肥後河尻者八載後棲法巖四方禪侶聞風來赴履滿戶外一朝潛遁而不知其所如者已有年矣其徒密禪過勢州驛路有一秃奴織<sub>レ</sub>鞵於茆店熟視則師也禪駭而拜謁曰我等失師如兒離乳日夜怨慕師奚爲在此師莞爾對談且示偈有世上是非總不干之句禪涕泣而



別去又一人士有知師者偶見而怪之曰師何故變形為奴隸師  
曰今時僧侶口說身如弊帚而不知其實是以欲我捨身試其實  
已矣其後到京師或為傭奴而負薪遠近或為丐兒而乞食街市  
一日雲山白公過第五橋上見師荷簞市菜去白乃逐後到其家  
師與老嫗同盤喫飯見白喜甚延坐席上共談往事移晷而去師  
送偈曰行脚昔年開利名相依未盡老夫情東山幸卜閑居地來  
伴洛陽風月清亡何移居鷹峰之下紙衣繩帶以售醉為活業天  
和三年九月十九日臨終結足端坐書偈曰青山運步明月擡眉  
臨行一喝汗滴鐵鎚閑筆閉目安祥而逝

風外  
慧薰

相州成願寺風外慧薰禪師上州碓氷郡土鹽村人也習齡出家  
學綜諸宗自覺已事不明隸藉於雙林屢扣名宿遂得大事了畢  
叢林中有聲藉甚時成願虛席眾請主之居數載稍不如意辭去

棲止于曾我山巖窟不貯童侍樵汲自役有偈曰道人坐臥寸心  
開火劫不移這壑邊風動槐安樹下夢六窓深閉覺還眠一日有  
僧文道者聞師之高蹈特到謁師喜留宿翌旦辨齋食視是僧不  
帶鉢盂盛以饜饀進之僧竊疾之師曰汝為法特來也何嫌之即  
打趣出於是戶履彌夥應接不暇師厭憤鬧竊遁南邁直抵真鶴  
山東嶺之肩有巖洞被地千仞斑石林立師樂之遂卜居自彫管  
丞相像刻石造天滿宮為土地神傍作壽塔銘曰落葉飄風前榮  
華豈可傳全身知石塔堪笑幾隨緣時慶安戊子歲也小田原城  
主稻葉氏聞師名遣使延至城中時與眾飲宴出晚至移晷師索  
筆書曰太守一國鎮我是風外身卒客無卒主宜假不宜真浩然  
而去不復還菴所隱豆之山中北條檀信興造竹溪院迎師居之  
未幾慕羶之蟻復集凡三年霄遁出浮沉遠江人莫之測晚抵州